

胡山源
編
日新文藝叢書

如夢令

關山月著

「日新文藝叢書」序

胡山源

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這就是說，他只會寫，不會想法出版，如果要出版，只有仰賴於出版商。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有銷路，因此賺點錢。作者有名望，作品有價值，因此能夠達到出版商的目的，固然最好，否則，即使有噱頭，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看來，也無有不好。而一個純潔的作者，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絕非噱頭價值，却又往往無人知道，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因之總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他常受出版商的氣，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更是常事。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否則爲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也沒有出版的計劃，更沒有出版的能力，例如資本等等，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聽其宰割以外，就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終。這樣的文藝作者，爲數恐是不少。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他雖然還沒有成名，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却憑了他的手腕，或請要人介紹，或挾羣衆自重，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否則，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招集股本，自辦出版機關。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

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抱着絕大的同情。因爲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此中甘苦，備嘗之矣」！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我所希望於他們的，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我以爲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爲原

則，寫作者只埋頭寫作，不問其他，方才有所成就，否則，分了心，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或者，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而寫作工程就此摧毀了。因此，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怕他們久而久之，會將文藝丟在腦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一面却不免深深為他們可惜，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

爲了同情，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爲了可惜，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我常常希望，有人肯和我們合作，代我們經營，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再操一些別的心，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就可以繼續寫作，而等待牠的出版。當然這個合作者，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我這個理想，存了多年，總是沒有機會成功。有時，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却因時局的不安定，以及種種的牽掣，不能實現。現在我很高興地說，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我們出版了這個「日新文藝叢書」。

這是「日新出版社」爲我們出版的。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來爲我們出版，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

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並不限定什麼：不論何種文藝作品，只要寫得好，真正的好，我們歡迎牠的加入；不論誰，只要對文藝有興趣，有修養，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將來還要出若干，究竟一共要出若干，我們沒有一定，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會和「日新出版社」一般地贊助我們。

如夢令(散文集)

關山月著

目錄

一	如夢令(代序)	一
二	答客問	五
三	幻想	八
四	法利賽人	一
五	看客·藝人	一
六	擬墓誌銘	一
七	Sonata (No. X)	一
八	窗子們說的	一
九	輕騎兵	一
十	在咖啡店	一



目錄

一

124994

十一	陽光之下	四八
十二	某夕	五三
十三	參悟	六一
十四	在深夜中想起	六七
十五	失樂園的故事	九〇
十六	魔經	九九

如夢令（代序）

有人在我的牆壁上裝飾一幅畫：暗藍的東方水墨畫，畫出一個人仰眸凝眺的姿勢。常時借一點薄暮的灰明，我去到我的小窗前，影影綽綽地望着牆壁上的，那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這一望往往使我想到我的牆壁委實太荒涼了。它因為荒涼所以也寒冷，那個人站在那裏是委委曲曲的。我背着我的小窗口，手心去反撐在蟲蝕過的窗櫺上——我的背脊上不會生眼睛，可是我也知道天在漸漸暗下來了。「這不是有點相像嗎？」忽然又想了起來：「我的窗櫺是畫框，我們都是那同色的畫布的點綴，我和我那噤默的朋友。……」

我乃記起一些斑駁的書葉——斑駁的書葉上寫着斑駁的古傳說。一個故事說到從前有位書獃子某君，他忽然愛上一個奇怪的女人——他的那位朱麗葉是畫上的古美人。……現在且說他們眉挑目語，一見傾心；終於他愛得她發瘋，而她也跳不出她自己的繭子。然而他們始終無法通一通款曲，因為她僅僅是畫上的古美人。……這麼樣一天二天，度日如年，那位書獃子後來便相思成疾，一命懸絲了。……正當這故事幾乎不免要以通俗小說的結束來結束的

時候，却不道又峯迴路轉——他忽然聽得床前有佩環叮噹的聲音，病人翻身一望，他的朱麗葉正款款打畫上走下來了。……」

這迷人的故事荒唐得發甜，荒唐得反而不像是荒唐；然而在這裏應該受到天才的讚美的僅僅是創造那迷人的故事的作者，作為描寫一幅名畫的作者他却低能兒了。一切名畫永遠是在等待着人們走進去，却不是她自己迎上來。她也永遠不會迎上來，甯可凍餒而死在那昏暗的門洞裏。因為她有她自己的驕傲。

……我的上半身一點一點向窗外仰出去——我的背脊緊貼着窗櫺，那裝飾我自己的畫框。我閉上眼。……忽而我又仰面向空吹出一口氣。於開始看見了完全像夜的海水藍，早熟的仲夏的美目流盼着，像閃閃鏗鏘的泡沫。

我終於又扭亮了壁燈，再去牆上那幅暗藍的水墨畫。這一次我所看到的那個噤默的人却變做非常孤冷了。一種迷人的孤冷，孔雀似的孤冷。我知道我其實是在喜歡那個人，但是我却準備接受他的傲慢的挑戰。我也睜起眼睛，而且從嘴角嗤嗤射出我自己的利箭。……這麼消耗了一會，我又試着一步一步走近去。很小很小的步子。

我忽而一笑，伸出手來給我自己解圍了。「握一握手罷！」我說。但是我*知道*我其實已經戰敗了。為那孔雀似的孤冷所戰敗，我不得不解圍。我一把握住了那個人的手——我握住了我自己。我的影子。

「你是我的影子嗎？」

「你是我的影子嗎？」他反問。

我握住的畫中人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戰敗我自己的原來是我自己的影子！……

我不禁退後了一步。現在我的牆壁上重又張起那幅暗藍的水墨畫：一個以荒唐的幻想塑造起來的人物，一個用力點下去的驚嘆號和疑問號！

「我有這樣的影子嗎？」

我端詳着我的影子，那個噤默的人，噤默的我自己。你說我有甚麼可以不滿意於我自己的影子的呢？這樣一個完全的姿勢！——看星的姿勢，看雲的姿勢，看一切的姿勢，看無所看的姿勢。

「你不配！」然而我的影子這樣說。「猥瑣的人不配穿亮煌煌的盔甲。……」

「……但是你終於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我憤然。

我聽到有人太息了。我自己的太息，或者是我的影子的太息。那太息的聲音道：「這樣的一個姿勢呵！」

這樣的一個姿勢是多半要死在暗暗的門洞裏面的！我們都知道：千萬年來就如此！但是有一天你也許要塑造一個立像或胸像——假使你是那樣一個天才的雕塑手——你要賦給無生命以生命：你要訴說一個凱旋的英雄，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無所告的寂寞的哲人，一個見

危授命的孤臣孽子，……你要在你的立像或胸像上創造人類傳奇中最美的傳奇，幻想之幻想，過去與未來。你說你能够在這樣的姿勢之外選擇更完全的姿勢嗎？

你不會找到更好的！我知道你決不能。最美的立像和胸像永遠就是這樣的姿勢，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的姿勢。——看星的，看雲的，看一切的，看無所看的。

現在你好像透着奇怪了：那些人難道也像抽上了雅片，他們是看星或者看雲上了癮？其實並不是。他們那樣看是疲倦的——他們那樣看只是爲了無所看。他們也何嘗不希望低下頭來歇一歇呢？可是他們永遠不會有那樣的機會！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驕傲。孔雀似的驕傲。

描寫輝煌地生的人却反而要用暗澹地死的人的姿勢，這就是人類的無可解釋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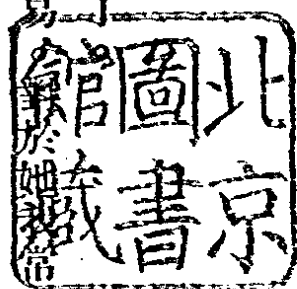
——然而也千萬年來就如此！

答客問

你問我爲甚麼沉思嗎？不爲甚麼——僅僅有一點寂寞。寂寞教會我沉思了。寂寞是一位好教師，一位溫柔的教師。她教給我沉思比我學習說話還容易。常會幻想成一個衰弱的老婦人，那個教給我說話的老婦人：靜穆，深沉，終年穿着和她那悒鬱的心情同色的暗藍的衣裳。

這溫柔的教師並不是嘮叨的。（你想那對於一顆幻想的心够多麼煩膩？）她教給你沉思只是用這樣一種靜穆的悒鬱的聲調，沒有嚴肅的啓示，沒有人間的教訓；只是在這樣的夜裏有人給你唸一個斑駁的古傳說。那結末的如煙的太息也不會留下永恆的哀怨來：它只是給你揭起了一層澹遠的沉思的幕幕，海水色或者天藍色的。

於是你能够躡足走進沉思的幕後去了。來迎者或是二紫衣，或是輝煌的油壁車，或是無垠的荒漠都無妨；反正再進去一點你便可以到槐安國了——或者你到的是一座發亮的黃金塔，門裏悄無聲息，你一級一級走上去，最後撩起錦帳，給一副青面獠牙嚇一跳；或者你到的是特洛亞城外的瓦礫場，血濕的泥地上橫着斷矛，斷矛前面是赫克特的屍骸，剛才給一匹



馬所拖得血肉模糊的，……於是你爲這千古的倔強的命運搏鬥者放聲一哭，讓一粒冰冷的水珠結束你無際的荒唐夢。

最沉悶的未雨天她教給我看簷角張網的蜘蛛。這有趣的課程是在她並不說明是狩獵，更不告訴你以阿爾弗列特皇的那個熟習的教訓。她只指點你看一幅灰明背景上的新繡的圖案：一個出神的音樂師正在那八卦形線譜上，寫着他的未完成的歌謠曲。悒鬱的 Minor 的曲調。

失眠之夜是難於消磨的，然而這正是講故事的最好的時光。我的溫柔的教師記得許多迷人的故事，她可以娓娓地一直講下去，使你覺得那個出名的古波斯女子向暴虐的蘇丹所講的那些故事，完全失去了光彩。僅僅一個月亮的傳說便是無窮無盡的，而況還有無窮無盡的星星——連星星也閉起眼睛來的時候還有變幻的輕雲，叩窗的纏綿的雨點。而像這樣晴好的秋夜，她更不會讓你錯過「坐看牽牛織女星」的最好機會的。七夕才過，此恨綿綿，你讀懂了那一對怨哀的眼睛內的全部情意，是優里璧狄斯 (Eriopides) 也夢想不到的學問。

冬天是寂寞的最廣闊的領域，斑斕的幻想的繁殖場——她們糾結地生長如初春的藤蘿，你要採擷一個放縱的幻想比在秋林採擷一片紅葉更爲容易的。

試想是荒僻的村店：凍雲如墨，紙糊的白木窗裏關住將逝的黃昏。此時有人獨坐，無酒無餚，看最後一點微明從窗隙爬出去如蜿蜒的灰色的小蛇。……或者是夜半無眠，一燈如

豆，吠聲若豹。此時想起一個「聊齋」的故事，乃被北風裏突然敲響的柝聲，在背脊間種下一連串寒冷的戰慄，抽苗長葉，……

再不然就是在理想的暖室——窗外有輕語的雪花，窗內有噤默的水仙。頑皮的壁火爐側跳動着癡癡的笑。此時身後有人送過一封期待的信來：拆開，則千萬里外的相思遂釀成濃厚的悒鬱，膠水似的黏合上心頭。……

再不然還可以想到死，（配合一份聖誕夜的深沉的彌撒曲），你聽一個寂寞的沉思的靈魂的歌唱，歌唱着不死的祕密，歌唱着無夢的睡眠，……

比較無聊的只有春天——人間的花朵生長起來，幻想的花朵遂逐漸彫零了！

我的溫柔的教師不大喜歡春天，因為這年青的季節和她那暗藍色心情是不大適合的。然而這時候我們也有很好的友伴——我們另有暗藍色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

（感謝這不幸的亡國之君的眼淚，他用自己的大痛苦填補了一切寂寞的靈魂的空隙了！）

現在你大概也將為我的說話所引起，要像一般人常常所問的那樣，問起是否寫詩了。我可是不會寫，而且從來不會想到寫，當我和寂寞在一起的時候。你且別問我能不能寫詩，你倒是想一想這裏有沒有適用的文字和紙筆。借用別人的一句話，這樣的心情是只能用星星寫在藍天的花箋上面的，因為人間的文字和紙筆永遠寫不完。……

三十二年八月

幻想

「我有一個幻想，」有一天一個年青的姑娘說，睜亮她的閃爍如吉卜賽巫人水晶球的大眼睛。「假使有那麼一天，人類科學家忽然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養份——只在他們同類的身體中才有的——譬如說比維他命更珍貴千萬倍的養份。你說人會不會將他們的同類看作補品，標上市價來賣買，並且殺來吃呢？」

「這——可是那會有這種養份！」

我看了那幻想的女孩子一眼，向前面走去。那是一條深秋的晚上十點鐘左右的柏油路。路旁有微禿的法國梧桐的疏影篩下來，跌碎在我們肩頭。有如一份歪歪斜斜的樂譜，我們用脚步按照它奏出寂寞的曲子的。我走了兩步，那幻想的女孩子追上來，攀住了我的胳膊，而且固執地問：

「可是假使有那種養份呢？」

我們立停在一株並不高大的梧桐樹下面了。我們互相注視對方的面孔。有幾秒鐘沒有說話。我看得出那幻想的女孩子在等待着；她的眼睛中流動着一種不安和焦燥。

「那也許是會的！」

幾秒鐘以後我用了最大的氣力說，彷彿吐出二十幾年來第一口沉重的呼吸。我們忽然靜默起來了。我們繼續着向前面走——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我的女伴的手腕現在挽着我的胳膊。我們都在心裏說着一些祕密的說話，陰暗的說話。可是我們的口裏都沒有說。……

「我難道回答錯了嗎？」我在心裏向我自己說。「假使人類真正發現了那種養份，人是準會吃他們同類的——不但是也許會，而且是一定會。……過去的吃人者就有過麻叔謀，張獻忠，……（自然也還有更多的不出名的吃人者。）現在呢，不必說也可以明白的。雖然那些人都有着各式各樣輝煌的頭銜。……」

我們仍舊沒有說話——我們都想不到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有更好的說話。……我們的脚步却沉重起來了。又走進一片梧桐樹的疏影時，那沉默的女孩子說：

「我覺得達爾文的進化論只能部份地來應用的。譬如說人類的思想這方面，好像就永遠不會進化的！……三千年後的人類也許將如三千年前的人類一模一樣，所差不過改了衣冠和禮貌，……」

她的聲音是幽幽的。幽幽的，如同這靜的夜氣中發抖的枯葉。幾乎是寂寞的自言自語的聲音，幾乎是嘆息一般的冰冷的聲音。……

這聲音黏在我心上。冰冷的聲音黏在我心上。

我們仍然走着，默默地。可是我覺得有點抱歉了——對於這般年紀的女孩子，本來只應該給她說一點人間的幻象的：那些美好如水晶的理想，瘋狂如火燄的希望，……爲甚麼我要說給她真實呢？她自然總有一天會懂得，可是她不必懂得這麼早。

走到路盡頭，我說：

「回去罷？」

「唔！回去罷。」

她仍然挽着我的胳膊。我們仍然默默地走——穿過梧桐的疏影又走入梧桐的疏影。……

三十二年九月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探試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這是一個被複述過無數遍的很老很老的故事。

我常常想起這故事——想起的時候總不免有點奇怪的：「他們怎麼會一個一個都出去的呢——那第一個走開去的又是誰——當時的那些法利賽人？……」

被詛咒的法利賽人的心理我們是不大明白的。

假使我們現在也這樣的綁起一個隨便甚麼人，譬如推向跑馬廳之類的地方去「示衆」罷——那個人自然不必是女的；不過最好是女的，而且要年輕而美貌。……現在你且試想我們

將會碰怎樣熱鬧的陣容罷，那些嘻嘻哈哈的觀衆給安排出來的陣容——。有鐵門的話自然要拉鐵門，是竹籬笆那麼十九要給擠塌的。於是鬧嚷嚷的人羣潮一般湧進去了。黑壓壓的人之海，後浪催前浪；一陣陣掀起他們的黑壓壓的瘋狂的嘶喚。……現在你再讓一個人跑到那高高的主席檯上去，而且讓他向播音機裏吐出同樣的幾句話：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

那結果你想大概是怎麼樣的呢？

那結果其實想都不必想，所謂「洞若觀火」的——便是暴雷一般的鼓掌。在鼓掌聲中大大小小的石塊從四面八方投擲過來了。……

「嘻嘻！……好白相得來！」

試想你正欣逢這樣的場面，同時又想起那個很老很老的故事，你不是也有一點懷疑嗎？那些嘻嘻哈哈的人們，那些鼓掌山呼萬歲的人們——他們自然都可能打扮得衣冠楚楚，甚至在這樣大熱天那硬領上也沒有一絲絲縐紋的。可是你能够相信他們都清清白白如同那硬領一樣嗎？

「鬼才會相信！」

你說得並不錯，可是他們却沒有一個會走開去的。我可以擔保：他們每一個都可以向你賭咒他自己的清白。他們說現在投擲這石塊便是自己也相信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證據。……不

過袖手作壁上觀的你這時候也許有點無聊了——你可能毫無興趣於那些指天劃地的賭咒——於是你便想到走開去。

「這個人怎麼要走了？」

「我也冷眼看着他，他一塊石子都沒投呀！」

「喂！……行跡可疑，……行跡可疑，……」

你回過頭來便會碰到許多猙獰的目光了；接着是「噓噓」之聲。到這地步你說你還能夠作甚麼呢？你是非一敗塗地不可的。因為那「噓噓」之聲據說便是「公理」和「正義」。

現在無法招架的大大小小的石塊，從四面八方向你投擲過來了。向一個無罪的人投過來！

「萬歲！」許多人山呼。

你大概不免也有一番辯白罷，我知道。你要說你雖然打扮得趕不上諸位漂亮，你的硬領也因為省幾個錢從來不曾送到洗衣店去燙一燙，不過你委實是清清白白如同他們的硬領嗎？你要說你在抗戰中除了沒有做過「地下工作」，又領過一紙「市民證」的罪狀外，委實不過吃了八年苦而已嗎？……

「那末大家都在投石塊你爲甚麼不投呢？」

擊碎你的辯護的只要一句話。

那些人在投擲石塊便是自己也相信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證據。你的證據呢？你說你的證據呢？……

我可以想像問答到這時候你已經詞窮理竭了。你只好躲開這當前的閑話而笑起來：

「那有這種事——瞎想！」

我也但願是瞎想罷。不過當想起前面那個很老很老的故事的時候，我至今總還是不免有點奇怪的。……

我們不大明白被詛咒的法利賽人的心理——那些爲我們詛咒的法利賽人。

看客·藝人

我近來時常想起差不多二十年之前看過的一種所謂「走鋼絲」的玩藝。

那時候還沒有「兒童節」，也沒有人發明「兒童是國家的主人翁」；但也恐怕就是這緣故罷，我們家的大人便不大會想起孩子們的娛樂了。雖然那些日子裏，我們活得好像也並不比今日的兒童更寂寞，不過開開眼界的機會究竟較少的。偶然有上那麼一個難得的機會，多半在節邊，還得家裏的大人恰巧沒應酬，親戚人家也並未「三缺一」。

「早點睡覺罷……明天帶你們看戲去。」

於是撲撲地吹着水煙筒的父親說。

這約言往往是慎重其事的。慎重得孩子們反而睡不着覺。我們勉強在枕頭上閉起了眼睛，聽着的的答答的滯緩的鐘聲，或者聽自己的心跳……

自然那時候也沒有甚麼「五彩卡通」的，所謂「看戲」十九就是看京戲。我們對於那碎碎澎澎的鑼鼓，莫明其妙的紅臉和黑臉，也沒有多大興趣。我們最喜歡的地方是「雜耍場」。

二十年之前的雜耍場還不算十分低級的地方，因此大人們有時也允許着帶我們上「天韻樓」或者「大世界」。那些地方是我們失去的伊甸園：一個「哈哈鏡」內的鬼臉，一下玩具汽鎗的射擊，一個穿白底黑綢鞋的紈袴子騎在瘦驢上的影子，……都曾經是牽縈我們夢魂的東西。

然而我最喜歡的却是這一種「走鋼絲」的玩藝。

大人們圍在那裏看的也不少。吸引那些發直的眼睛的，多半還是那雙女郎的大腿罷？然而雖然尙未到達欣賞大腿的年齡，這玩藝對於我却也有同樣強烈的興趣。那手執綢傘，站在搖搖晃晃鋼絲上面的悠閑輕鬆的姿勢，曾經是使我非常羨慕的姿勢。

「她會不會跌下來呢？」有一天我這樣問。

「那裏會跌下來！……練好了的工夫啊！練好了就跟我們站在這平地上一樣的。」

我忽然想起了當時正在看的「七俠五義」這些小說裏面的飛簷走壁的人物，乃十分神往於站在鋼絲上面的，那個手執綢傘的悠閑輕鬆的影子了。我聽着如雷的鼓掌夾着色情狂的嘶喊從四圍升起來，如同一陣一陣湧進來淹沒我們的矇矓的夜霧。於是我有一種祕密的志願，很想到那裏去找這末一個機會，也練練走鋼絲的「工夫」才好……

確確實實當時使我神往的不過是那一種「工夫」——那時候離開我的欣賞大腿的年齡還是很遠很遠的。我後來自然不會找到去練這一種「工夫」的機會，可是一晃二十年，却不料

如今也同樣有好像站在那搖搖晃晃的鋼絲上面的感覺了。雖然沒有鼓掌也沒有喝彩的聲音。

（應付着一天緊接一天的喘息不遑的生活，你說一個百無一用的文士，不正像站在搖搖晃晃的鋼絲上面一樣嗎？）

於是這一回我再想起了那個悠閑輕鬆的影子，才發覺二十年之前的心理是錯誤萬分的

——

真正的悠閑者永遠只屬於看客！

那些站在搖搖晃晃的鋼絲上面的人物呢？一種永遠的緊張拉開他們的生命如滿弓，而且那根絃是磨損的麻痺的弓絃。他們永遠是來不及有細膩情感的——像看客一般的細膩的情感，當他們搖搖晃晃站着的時候。他們往往來不及顧到捧場或者喝彩，甚至爲自己哀悼都吝嗇。因爲他們來不及哀悼，即使是給自己的。

然而這正是被看客所欣賞的姿勢——

「……練好了的工夫吶！……」他們說。

三十五年六月

擬墓誌銘

這裏寫着的是一篇未鐫的墓誌銘，等待着無名的青石。

這裏躺着的是一個平凡的靈魂——寒蠶如他的墓碑，如天天追隨在諸君左右的黯淡的影子。然而他其實是一個英雄，沒有榮譽勳章的英雄。

他是寒蠶而木訥的。他和躺在他旁邊的同伴都是寒蠶而木訥的。他們默默生下來，點綴着鄉村與城鎮；他們以無光的生命來襯托英雄的大光輝。他們是爲活而活，存在如不存在。然而他們其實是英雄，沒有榮譽勳章的英雄。

現在是十四年的戰爭起來了。十四年戰爭是一股排山倒海的黑旋風，揉碎鄉村與城鎮的中古的安靜，捲起這些平凡的生命來一處處流成。他們不懂得慷慨激昂，留芳百世——連這樣的英雄夢都不會做！然而他們也有像你一樣的愛與恨，而且寒蠶而木訥的愛與恨往往熱烈分明如火燄。他們也拿起鎗——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前的老式鎗，他們曾經用來打鳥的，打野獸的；也打過不識趣的黃狗的，當他們作着無光的青春夢時候。

（他們現在打的是另一種野獸。）

他們戰鬥在真正的英雄的前面，他們受難在真正的英雄的前面，他們一大批一大批死亡在真正的英雄的前面，……

他們仍舊是寒蠢而木訥的。寒蠢而木訥的靈魂永遠不會誘發世人的幻想。他們仍舊是沒有甚麼好生活的；然而對於這無光的生命究竟還留戀，如同留戀他們發銹的鈎鏢刀，哺育他們的瘠土。他們一大批一大批死亡貫穿起一掛無光的眼淚的項練，沉甸甸地拴在靈魂的頸項間；而那眼淚的項練又在眼淚的仇恨中燒成了飛灰！

他們不由自主地流成着，一處又一處，好像爲那一股排山倒海的黑旋風揪住了頂心髮。他們忽而又悠悠盪盪飄墜下來了，好像我們常見的乏力的柳絮。

現在他們又聽到了劈劈拍拍的聲音，和叫喊的聲音。

這一回的劈劈拍拍的聲音是爆竹。勝利的爆竹，熱鬧過於炮火連天的大戰。他們於是發現了幸而還完完整整的自己的肢體——他們正在光輝眩目的大街上常步走——而且又聽到了許多條喉嚨的叫喊，叫喊出同一個口號。

「萬歲！……」

等待他們的那是一個靜蕩蕩的大空場。等待在那等待的大空場上的是漂亮的女士。獻花的。

漂亮的女士獻花給寒蠢而木訥的靈魂？你真是比我還要善於幻想了！宇宙間的顏色總該有一點調和，燦爛的鮮花永遠是配燦爛的榮譽勳章的。然而他們究竟也分取了一點英雄的光輝——他們被作為真正的英雄的影子了。雖然那影子被燦爛的榮譽勳章一映照，也依舊是一些太黯淡的影子。

他們有點羨慕那些燦爛的榮譽勳章嗎？我早已說過他們連這樣的夢都不曾做。而且你說這對於襤褸的衣襟又有甚麼用處呢？他們原是鄉村與城鎮的平凡的點綴，他們只要仍舊去點綴平凡的鄉村與城鎮已經滿足的。

他們終於找到了他們的滿足，如他們所希望——他現在躺在這裏了，和他的許多同樣寒蠢而木訥的同伴——他們仍舊是英雄，沒有榮譽勳章的英雄。

你覺得他們有點不幸嗎？你再想一想便會覺得不幸的倒是你自己了。你再想一想，……

Sonata (No. X)

Introduction

我也許還不能算是太老罷？……我常常想。——可是假使我真的還不能算是太老，我爲甚麼又要這樣的喜歡我的記憶呢？

我是喜歡我的記憶的。不完全的記憶如同不完全的遠代的碑碣——那漫漶的字跡是一個絮語的老人，常常喜歡告訴我們以一些發鏽的故事。漸漸使得聽故事的我們自己也起了疑竇了：「真有過這樣的故事嗎？也許是有罷，也許並沒有。」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是喜歡了這些故事的，許許多多年青人都如此。不管那是可靠的還是無稽的故事。

許許多多年青人，連同若干年前的我自己也在內，當詛咒了一切之後，大概總還賸有一點最小的驕傲罷。這最小的驕傲就是他們自己的記憶。因爲許多年輕人總相信記憶是不滅的，猶如神話中的不滅的火燄。記憶真正是那樣可靠的東西嗎？我想遠代的碑碣應該有一個比我更好的回答。

若干年之前的一個秋天，我站在一個山城中的小竹園裏。簌簌作聲的黃昏時分的小竹

園，有兩三個匠人在那裏鑿墓碑；我的祖父的墓碑。尺來厚的整塊大青石，寫上白粉字；匠人們丁丁東東地鑿着，一層又一層，固執得傻氣的樣子。我忽然在肚裏暗笑了。「這還不够深？……」直到如今我還不會再去看一看那鑿成的墓碑。不過假使再去看一看的話，我相信我該不會再是那麼暗笑了。

夏秋之交多荒唐的亂夢，飄渺而無據。前幾天我一覺醒來時，就常常不免有那麼一點迷惘的感覺，好像遺失了甚麼。人們遺失了珍貴的東西是常常要懷念的，可是遺失的是一個夢却彷彿更加牽腸掛肚，因為永遠沒有找到的希望。「真有過這樣的夢嗎？」思索得筋疲力盡以後也自然而然的會這麼想。這麼一想那個夢可是真正的被結果了——連那一點遺失的感覺都漸漸遺失了。

年青人常常一本正經說傻話，而且絲毫不覺得那是可笑的样子。一等到能夠覺得可笑的時候可又笑不出來了。所謂「不滅的火燄」竟是這麼脆弱易滅的東西嗎？所謂絢爛的生命之虹彩祇是這一點平凡的原始的顏料嗎？……這麼想下去我常常是會碰到二十年之前的，玩萬花筒時代的那一種悲哀的。

開啓二十年之前的我的幻想的常是這一種小玩具。五彩小鐵筒內裝着一撮五彩碎玻璃，隨手一搖晃它就幻出絢爛的圖案。有時候我喜歡了其中某一叢無名的花朵，可是一放手它已經萎謝了——那最迅速的萎謝往往也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我繼續找到的圖案都是相仿

的，但也不過相仿的罷了。原來的那一種圖案總還是永遠消滅的圖案了。心裏一發煩我往往就打碎了那個五彩小鐵筒，傾出來的是一堆碎玻璃；不多的一點原始的顏色。你知道它曾經給我的那一份失望，大概也不輸於那個殺掉了母雞而找不到金雞蛋的婦人的。

我說了那麼些廢話的意思就不過要表示記憶是並不可靠的：一種脆弱得非常可憐的東西，遠比人類的碑碣還易滅。趁我們現在還來得及把握那把小刀子，我們就應該給鑿得比較深一點。因為有一天我們也許會喜歡聽一個遺失了的故事的。雖然我知道你要說鑿得深一點淺一點到頭來還不是那麼一會事？……

Variations

今年的「八月中秋」是無月的中秋。半夜裏我在窗前待月亮。我多半不是真的在等待月亮罷——無數遍的看過來，你說我還賸有甚麼新的興緻呢——可是不等待月亮我又有何麼可以等待的？裝飾寂寂的窗子的總該是等待，猶之裝飾寂寂的墳塋的總該是翁仲與華表。

好久好久在那小窗前我不知道我想的是甚麼。給予無月的中秋以詛咒以祝福彷彿都是一樣的，因為那結果總還是無月的中秋。可是我忽然聽到有人在叩動我的門環了。我知道來叩動我的門環的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我還是去開了門。開了門又閉上——我迎接了若干年前的我自己。

若干年前我迎接的當然不是我自己了。

若干年前我喜歡過一個女人——一段平凡的無光的故事，正如每一個人都在喜歡紅領帶的年齡所常常碰到的一樣。作爲一個「正人君子」我原是早就應該忘記的；即使不忘记也得裝做忘記的樣子，因爲那是不被我們這社會允許的愛情。可是作爲一個純粹的人我却是應該記住她，而且要把許多傻話鑄得比較深一點。因爲有一天到了我真的需要靠回憶來生活的年齡，我知道我自己是會更加喜歡聽一遍這個已經遺失了的故事的。

一個寂寞的愛鬱的小婦人，一個三歲的孩子的小母親，……我不知道在這麼廣大的世界裏，那時候我如何會徧徧去喜歡了這一個我不應該喜歡的女人。我這樣說的意思並不是後悔，也不是說辱沒了我自己。我奇怪的只是我怎麼會有那一份胆量，那樣一種奇怪的固執的感情。因爲那時候我比現在要年青，我似乎是應該去喜歡一般更爲年青的姑娘的——而且我相信大概也不會缺少那樣的機會。

可是我終於橫了心——我敞扉於一切更爲年青的紅唇了。

「我不信這麼大的世界就容不下我們兩個人！」有一天我這樣說。

我們是在一個寂寂的園林裏。寂寂的走不完的林蔭道。我知道我正要做一件傻事——我毀了自己也還是自己的愚蠢，沒有人會原諒的。可是橫了心的人却甚麼也不怕。

「……大不了我們離開這碼頭！」想了一想我又繼續說。

我們繼續向前面走去。彷彿這林蔭道直通到不可知的命運的終點。走了幾步我聽見一種

飄渺的鈴鐺似的聲音回答我：

「可是我永遠逃不了我自己的！……你知道有些人甚麼都已經豁出去了，可還是逃不了自己！……他們向神宣了誓——向他們自己宣了誓——千年萬年就從那聲音！……」

她是一個虔誠的正教徒。可是以前她從來沒有告訴我，正如以前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自己的身份一樣。在我們這國度裏宣誓早就等於開玩笑了，我這是第一次感覺到那兩個字另有一種莊嚴的意義——我們的生命另有一種莊嚴的意義。那是她的聲音所啓示的。

「我知道你現在會怎麼想！……有一天你結婚了，你的新太太會問你另外喜歡過甚麼人，你要這樣告訴她：『我從前喜歡過一個女人，可是我瞎了眼——我喜歡的那是一個下賤的女人——她連她自己的丈夫也不能愛。——她差一點毀了我，祇要她有一點毀了我的誠意！』……你有一天會說的，你有一天會說的，……」

我聽到一種類乎哭泣的聲音；而且我也覺得有甚麼水點濕了我的手。寒冷的水點。「我不會那麼想。……」我這是看着我的腿說話。我的腿也是寒冷的，一種疲倦的寒冷。

「……不過你假如認識從前的我，你也許就會原諒今天的我罷！」

她於是給我說她自己的故事。一種陰鬱的，渺茫的活下去的徒刑。那鎖住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聲音——永遠不碎的寂寂的鎖練。我記得若干更年青的姑娘們也曾經給我說過許多智慧的話，溫柔的話，現在一下子那些精緻的話可就完全失掉它們的光彩了。我承認我

還是不大懂得那一種陌生的悒鬱的聲音，可是無疑地我已經喜歡了那一種聲音。這也是固執的不可理解的喜歡。

我當時大概還說了若干別的傻話罷，我不大記得清楚了；而以後的若干日子裏我就迷失在我自己的離宮。我眼睜睜看着我自己跟自己廝殺得難解難分，兩個都負了重傷；我可是甚麼也不能做，好像眼睜睜看着真假孫猴子廝殺時的豬八戒。後來我終於逼着我自己兩個中刺倒了一個——我刺倒的那個是真的我自己，讓假的我自己活着。你應該也了解我不能不讓假的我自己活着的那理由：我究竟還活在堆積了五千年禮教的古中國，我不是橫了心就得繼續扮演一個「正人君子」的。

「那麼我覺得我們是應該分手了，趁我們還管得住我們自己的時候！……」我這樣說。我這樣說已經是若干天以後，站在我的黃昏的小窗前了。我奇怪我竟然會說得那麼安靜，而且說完了還吐出一連串輕快的口哨——飄渺的無譜的牧歌。沉浮在愈釀愈濃的黃昏的海裏，有如一些閃爍的捉摸不定的鳳尾魚。我看到我的女伴的頭頸在一點一點低垂下去了。她的薔薇紅旗袍上罩着菲黃短外套，令人想起薔薇紅緊口哥窯瓶裏插着的一叢萎萎的萬壽菊，突然間我們都下了淚，無聲的。可是我們仍然都有一點歇斯底里的笑容。

「你也許不會相信我的話，」她後來說，那聲音也是飄忽的口哨一般的聲音。「不過我也不必使你相信了，因為那結果總是一樣的。」

「你的意思是——」

「以你剛才的決定爲決定！」

她退後了一步。她在我的小窗前抬起頭來。我記得那也是一個無月的秋晚——更準確一點說是中秋前三天，我的某一次生辰。我記得一個哲人說：「女人是善於忍受痛苦的」，可是她的忍受是一種殉道者的忍受，超出普通的情理。她現在一點也沒有眼淚。她鎮靜得使我吃驚——我相信那鎮靜後來也會使她自己吃驚的罷？

我們對望了一會。我伸出我的手。「好——罷。」我說。我們輕輕握了一下。我們的手指都是僵冷的。我們的姿勢也僵冷——紳士氣的，僵冷的裝飾的儀式。

就是這麼不多的一點生命的顏色，迅速地萎謝了，如同曾經開放在我的萬花筒裏的，某一瞬間間的無名的花朵——那最迅速的萎謝往往也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我們知道將來是要記憶的，我們知道將來是要記憶的，可是我們仍然不會把它鑄得比較深一點！……

Coda

「一切都會消逝的。一切都應了大衛王指環上的銘言。」若干年之前的一個年青人這樣寫，若干年之後我又要在這裏重複抄一遍，因爲我有點喜歡那句話——它洩漏了一種荒唐的真理。

許許多多年青人，大概都曾經驕傲於他們自己的青春罷——驕傲於他們智慧的舌頭如百

靈鳥，驕傲於他們躲藏着精靈的魔術的眼睛，……可是這一切都會消逝的，而且是最迅速的消逝，而且這一切也並不是幸福的根苗。它們漸漸生了銹，膠合在你的記憶裏，遂變成一份靈魂的負擔了。

你曾經有過在泥濘的暗夜，懷抱一個小孩子跋涉長途的經驗嗎？你有過那樣的經驗，在這裏便可以想像這一份靈魂的負擔的。你永遠不能撒手撇下那個小生命——假使她自己走失了你或許會更加寸步難行的——可是她委實是你長途中的不勝負担的負擔；越是疲倦的時候，她就越發沉重起來了。

對於這樣的負擔，人們有時要怨恨，有時却喜歡——無論怨恨或喜歡都是不可理解的，可是所謂「人生」者往往也就是這些不可理解的怨恨和喜歡所織成的東西。你說移去那一份負擔便要輕鬆得多罷？可也不盡然。有時候往往像大風中移去了一個水晶鎮紙，壓着的一疊另紙碎箋都團團飛舞了起來，反而不知道應該飛向那兒去才好了。

古希臘詩人在那有名的「奧德賽」裏曾經說起過一個故事，講述美麗的尤歷栖斯夫人如何敷衍那些無賴的求婚者。她向衆人約定等她織成了一疋錦之後論婚嫁——她白天織上一段，深夜又拆掉，因此那疋錦便變成永遠不完的工作了。我覺得我們的生命往往也就是這樣的工作——不過那個古希臘女人是有目的的，我們可並無目的——而且你道那段織上了又拆掉的錦是永遠一樣的錦嗎？事實上它決不會一樣！它是一天比一天消失掉那原來的光彩了！

「一切都會消逝的。一切都應了大衛王指環上的銘言。」——假使一樣要消逝，爲甚麼不應該讓千萬年的光彩，凝聚於一秒鐘之內消逝呢？……我也常常想。

三十五年九月

窗子們說的

我常常想起一些老去的窗子——白木的，或者是朱紅漆的。一個緊接一個的塵封小方框，每一個小方框內蟠着曲折的卍字花格子，有如永遠走不完的曲折的迷宮的迴廊。現在這一幅傳說中的地圖可是攤開在你面前了：清清楚楚的地圖，描繪一張泛黃的棉紙上；或者是一段褪色的輕紗上；或者是一方碎裂作冰紋的黯黯的明瓦上。……

我們自然十九是已經來不及趕上那個老去的年代罷——窗子們的如花如錦的日子已經遠去了！——尤其是活在都市裏，我們所習見的窗子早已是完全不同的窗子了。我們現在的窗子都是嚴密的。發亮的烏鋼或者柚木的窗櫺，就是寒素一點那也大抵噴上一種亮煌煌的油彩如同金屬品了。這樣的窗子有時候還給罩上嚴密的絲絨帷，嚴密的百葉板——嚴密得風雨不透會令人想起一個精緻保險箱，鬼也別想鑽進它的影子來。這樣的窗子也許並無不好罷，然而我們是常常氣悶的。我們其實是做了一件畫蛇添足的傻事，把開啓我們智慧的金鑰匙給鎖在保險箱裏了。我們現在簡直無法在這樣的窗子前採擷一朵老去的朱窗的影子，或者白木窗的影子，正如我們無法在那些以亮晃晃的黑眼圈為裝飾的姑娘們身上，尋找我們祖父的朱麗

葉一樣。

不過我們幸而還不至於沒有機會去拜訪一宅遠代的老屋罷——那些隱居在甚麼冷僻小城的衰頹的老屋——那麼我們也仍舊不難找到若干老去的窗子，而且追想她們那如花如錦的「二八年華」的。

你現在去拜訪的這一宅老屋可能是已經太老了。它的大門外的石獅子已經走失了一個，一雙石鼓也不知在甚麼時候被移到河邊去，作爲擣衣砧了。那塵封的大門是密閉的，裝飾着化石一般的霉爛的銅環——它已經閉上了十年？二十年？……鬼知道呢！不過它總是毫無妨礙於你的拜訪的。你儘可以放心打這邊牆缺口內走進去，好像走進你自個的廢園一樣的自由。現在你且試着穿過這齊胸的蓬蒿野菊走進去罷。你自然免不了要跌跌絆絆地，不時踢到一堆潮濕的斷磚殘瓦；可是你已經踱過一個乾涸的池塘了，那蓋着不知是第幾年的枯樹葉的……現在一網蜘蛛絲便驀然來兜上你的頭臉——那是一種灰明的，織出八卦形圖案的詭奇的面紗。……

後來你便站在一宅靜悄悄的朱樓前面了。老去的豪華的朱樓，使你不禁要想起歷盡滄桑的白頭宮女。我知道你去拜訪這些老屋十九是不會揀一個陰鬱的傍晚的；不過即使是靜好的下午罷，在這裏也就跟陰鬱的傍晚差不多了。五開間或者七開間的大廳堂，面向蘇苔斑駁的

丹墀而站立；裏面可是空空落落地，只賸下一些塵封的扁額，倚在蟲蝕空的黑漆圓柱上，在告訴你以那一份早已過逝的煊赫的歷史。……你在那蒼涼的丹墀上站了好一會，默默地。於是你聽到有一縷幽冷的蟋蟀的鳴叫，打從石礎下面滾出來了，如同幽冷的山泉所拋擲出來的一串銀白色水珠。

你緩緩移步走上廳堂去了，怕驚醒甚麼似的。那空空落落的老去的廳堂，彷彿還存留着悠久以前的空氣。你也許是想到那塵封的牆角去揀起一點甚麼罷？——一片褪色的紅綾，看不清楚那是桌圍或椅披——你也許又是想去看一看那塵封的扁額，寫的是些甚麼字罷？……可是你現在忽然看見有一朵落花向你拋過來了。從殘缺的牆頭被拋過來，而那其實是一隻疲倦的蛺蝶——野菊花一般顏色的，或者是木芙蓉一般顏色的。它迷惑地在宿莽中飛着，忽高忽低，最後落下去歇在一叢同色的野菊花上面了。它一動也不動。你禁不住自己要躡足走近去。它還是一動也不動。……可是怎麼啦？你現在所捉到的不過是某一朵野菊花嗎？——野菊花化成了蛺蝶，還是蛺蝶化成了野菊花呢？

你瞧你！你忽然呆了起來了。我勸你還是趁早別胡思亂想罷！你的那一點幻想在這裏是寒酸的，正如你早來若干年的話，在這裏的主人面前你是寒酸的一樣。這整個廢園子就是一個幻想的大海，它存在在不存在的幻想中也許倒比現在適宜得多罷？不過我看你似乎也沒有興緻了——你打算要回出去的那樣子。可是你怎麼忽然又站住了腳步呢？

哦！你原來聽到了一些聲音。是的——是風聲。可是風帶過來的其實還有窗子的說話，你沒有聽清楚嗎？那些老去的窗子的——那些白木的，或者朱紅漆的窗子的。它們一個緊接一個的塵封小方框內蟠着曲折的卍字花格子。

你管不住自己又要向後邊走過去了——我知道你現在是去尋找那些詭祕的溫柔的耳語。

……

我們現在不妨讓後邊高樓上的若干扇窗子都開向西斜的夕陽罷，而且就讓它們面對着那個乾涸的池塘。這樣子打窗子裏望出去似乎過份荒涼了一點：淒迷的暮色跟淒迷的宿莽凝結在一起，調合出一種太荒涼的荒涼的顏色，彷彿製作不大精確的七色光譜試驗盤，本來一旋轉應該是純白的，現在却變做灰暗而寒冷了。一種渺茫的離別的顏色，蒼涼的太息的顏色。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要去試想窗子們的「二八年華」是有點困難的，但是我們也仍舊不妨試一試——

窗子絮絮講述着的是一些甚麼樣的故事呢？

它們也許要說一個不幸的姑娘的故事罷。蒼白臉的怯怯的姑娘，在蒼白的陽光下趕她自己的嫁妝——她在那卍字花格子的輕紗朱窗前繡着一個香羅袋；大紅宮錦上出現了一對五彩鴛鴦，戲水的。但是她也可能是在鑲滾着一帶不斷的卍字欄杆的紅裙，像走着永遠走不完

寂寂的迴廊。她焦燥地可仍舊是耐心地一針一針向前趕——可是趕到了盡頭又怎麼樣呢？她的「吉期」早就定下了。她將委曲地去伴着的那男人是一個早已躺在床上的癆病鬼，而她不過是他的一服無望的淒涼的香灰！……這麼樣想着她去抽動那根針便漸漸艱難了——針寒澀澀地銹住在大紅緞子上。……於是風吹開了她的窗子。輕輕的嘆息伴和輕輕的低語升起來如一縷煙，年青時代的朱顏的窗子們都曾經聽到的——「……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她說的這是另一個女人的一句話，和他的思想並無甚麼連帶關係。……可是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再想下去了；就讓那個蒼白臉的姑娘呆在她窗前，讓這個故事成爲未完的故事罷！

窗子們也許還要告訴你以另一個抑抑的思婦的故事，那穿着燕翅色衣衫或者桃紅色衣衫的。她的年輕的丈夫已經離家遠去了，爲着趕致或經商。她現在想起了那些如花如錦的日子——那些日子離開她那樣遠又是這樣近——兩年，三年，……她每天在窗前掐着她的手指甲。有一天忽然想了起來了：「遮莫有了人兒罷？……」可是一匹燕子剪斷了她的思想，掠過卍字花格子，銜着她的相思飛向遠遠去了。一隻纖白的手遂緩緩關閉了窗子。纖白的手有着尖尖的長指甲，以血一般的鳳仙花汁染過的。

直到現在你大概還沒有去看過樓下的那間「書房」罷。那間靠近池塘的塵封小房間，從前是埋葬過許多年青人的黃金日子的：唸一些嚴酷的石印書或者木版書。你現在走過去那裏的窗子們將要告訴你的，大概是這「書房」的最後一個主人的故事了。他是一個純袴子嗎？

不！我們寧可讓他是一個胆怯而又善於幻想的年青人——他是這裏老主人的偏憐的小兒子，可是仍然怕那個嚴酷的老人如同怕那些嚴酷的木版書。他常日坐在這間只有他一個人的小小的「書房」裏，看着每一個黃金的日子打從卍字花格子上爬過去如一些活潑的小蛇。許多蒸發着靈氣的書籍監守着他，他坐在這裏如同坐在無助的特洛亞一樣。……有時候一縷淡淡的龍涎香從斑駁的銅香爐內升起來了，而一種同樣寂寞的琅琅的聲音也隨着升了起來——他唸的是「綱鑑」，「左傳」，「禮記」，……可是在這些嚴酷的書本下面他又藏着另外的書本——他的可憐的夢和可憐的幻想——一冊「會真記」，或者是一冊「聊齋誌異」。

漸漸他的眼睛離開了書本，偷跑到窗子外面去了——他的幻想也許是落在一株絲絲索索的芭蕉上。他迷惘地想道：

「假使有那麼一天？……祇要有那麼一天！」

可是他能够做張君瑞嗎——那個他所羨慕的無行的讀書人？他知道他決不能！他沒有那一份胆量——而且他還有他的嚴酷的父親，他的嚴酷的木版書。……於是他越發迷戀上一些狐狸所幻化的古美人了。真的，「狐狸有甚麼不好呢？」他所需要的只是一點異性的温情，一點生命的顏料，即使是狐狸給他的也不妨！……

我們的幻想真正是跑得太遠了！我們忘記了時間。你看你看，太陽已經跑出這個廢園子

去了，我們也早一點回出去罷！鬼知道再等一會兒這裏將出現些甚麼呢？也許打那高樓後面款款走過來的將是一個佩環叮噹的女人，狐狸幻化的——那倒彷彿還沒有十分大危險——可是假使這塵封的高樓上忽然響起了骨牌聲音，而裏面作「方城之戲」的四個人都搬下頭來擱在這窗櫺上呢？……而且我又想了起來了：也說不定這廢園子一晃眼就會變成一個大墳場，把我們一同化為無語的翁仲了——我記得若干年前一個波斯女人是曾經講過這樣的一個故事的。……

三十五年九月

輕騎兵

燈光晃了一晃，橘色的；輕紗一樣的捲上去了。捲到了那高高的穹形屋頂上。現在打那裏撒下來的是剛才被收藏着的夜：一片暗暗的煙羅。它網住了我們游來游去的思想。

我們是坐在一個歌劇院裏面。精緻的歌劇院。精緻的視覺和聽覺的伊甸，人們另外建造起來的。我們的四週裝飾着珠灰的又鑲着天藍的邊的牆壁，而這一份裝飾又被另外一些古典的壁畫所裝飾了——雖然那並不是米開郎奇羅，達文奇，……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大天才的作品。可是這裏描繪的是同樣的蒼涼的故事，關於安靜的死和浩渺的愛的。而我們假使仰起臉來呢，也可以看到那高高的穹形屋頂上，還埋伏着一些過去的人物：頂盔貫甲的騎士，輕裘緩帶的公主，黃金鞍勒的白頭的爵爺，……他們都是另一些國度裏的傳奇人物，却同樣活潑潑地被保留在我們記憶裏。我委實有點喜歡這些仿古的灰石浮雕起來了！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看不清楚這許多裝置，因為隔着一層暗暗的煙羅。我們現在只看到暗暗的絲絨帷被拉開來了，好像翻開了一冊動人的書的暗暗的扉頁。橢圓舞台上，現在那傘形弧光會令人想起神話中的傘形噴水泉；而下面，被那傘形光籠所籠罩着的那些人，却變做一

排排黑白相間的點子。安靜的點子。安靜的神祕的符號；他們代表着一個全音符或半音符，明朗的長調或悵鬱的短調，正如我們手裏這一份樂譜上一樣。

……於是樂聲又響起來了；緩緩的，蒼涼的。不知是第五次還是第六次響起來。那開始是一縷鬱勃的號角——卻是被若干小提琴的絃所拉出來的——霧一般遠去，飄浮在遙遠的異國大草原。薄明的大草原？黃昏的大草原？不可知。可是許多人都等待着——生命的未知數就要被結算出來了！燦爛的未知數？寒冷的未知數？不可知。……

這交響樂隊現在給我們講的是又一個遙遠的異國的故事。

我們剛才從上一個故事中走出來，大概還不過幾分鐘罷。那是一個短短的題名為「輕騎兵」的故事，講述大草原上哥薩克輕騎兵的。現在我們所走進的這可是一個較長的故事了；它講述一個為自由而戰的英雄，以及他的蒼涼的戰死。它的題名自然不會再叫「輕騎兵」，可是同樣講到了輕騎兵的故事。雖然這裏的輕騎兵是歐洲大陸的輕騎兵。

我常常想起那些存在於我的幻想的輕騎兵，一些有着暗暗的扉頁的書籍告訴給我的。不管那是哥薩克的輕騎兵，蒙古的輕騎兵，歐洲大陸的輕騎兵；或者是攻陷君士坦丁堡的輕騎兵，救援耶魯撒冷的輕騎兵；甚至更遙遠的包圍特洛亞的輕騎兵——特洛亞時代的戰士其實倒是注重步戰的，可是在這裏我們仍然不妨把他們想像為輕騎兵——因為那總是一些裝飾我們最美麗的幻想的英雄。

年青人大概多少總有點兒幻想罷，而在紡織那幻想的時候也往往缺不了一個英雄的。雖然他們所崇拜的英雄是各不相同的人物。若干年前我所幻想的英雄就是一個輕騎兵——僅僅是一個無名的輕騎兵。

「爲甚麼我不能成爲一個輕騎兵呢？」

我常常想。在陰沉沉的圖書館，在陽光之下的草地，在我自己的小窗前，在無目的的散步的某一刻。我覺得有時候我是善於幻想的；我做了數不清的輕騎兵的白日夢。可是我仍然是無法想像那一種曠悍的生命，蓬蓬勃勃燃燒起來的生命。

那理由非常容易明白。試想他們的天地是多麼闊大，而我們分得的這一份却如此狹小。狹小得可憐！我們常常被拘束在一些狹小的房間，狹小的硬領，狹小的繁苛的禮數，……就是我們的行動也常常是被拘束在一些狹小的車廂之中的——多可憐的我們的腿呵！

而那時候我又正在讀着一冊拿破崙的傳記——關於這一個英雄我現在已經一點也不喜歡了，那時候我是喜歡的——可是讀到中途我又有點兒後悔，因爲那冊書給了我一份無法填補的失望。你大概要猜這是那個末路皇帝，在聖·黑勒那的那些陰暗的日子嗎？並不是！倒是那冊書告訴了我他最早是一個炮兵少尉，並不是輕騎兵。雖然他曾經統率過如雲的騎兵在我們歷史書上縱橫無敵的。

「爲甚麼他不曾是一個輕騎兵呢？」那時候我的失望是無法填補的失望。

那時候存在於我的幻想的輕騎兵常常是逞馳在大草原上的。無邊的綠色大草原，有如無邊的草色的海洋，無邊的草色的天空；而我的驃悍的輕騎兵就逞馳在他自己的海洋與天空，無牽無罣地。他是應該有資格向那閃爍的水沫，閃爍的星星們驕傲的罷？因為他比它們更爲驍悍及自由，他的生命是蓬蓬勃勃燃燒着的。他幾乎常常是向他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然而那是一種多麼燦爛的玩笑——燦爛的輕騎兵的死往往同於燦爛的殞星的死。你說爲什麼我們不應該向自己開一次燦爛的玩笑呢？……

可是我的輕騎兵之夢後來終於破滅了——爲一匹栗色馬所摔破的。

那一年我們學校裏新添了一種叫做「軍訓」的必修科，我和許多年青人一同被送到一個古城中的暗暗的營房裏去了。我們的軍訓是沒有騎兵的，可是我終於找到機會去認識了一個騎兵軍官；雖然他完全不是我所幻想的那個人，不過他至少總有一匹可以自由使用的馬的。一匹低矮的栗色馬，也不是我幻想中的那一匹，然而我還是非常希望他能夠讓我騎一次他的馬——我渴望着將我的輕騎兵之夢載上那栗色的背脊。

他是很喜歡他自己的馬的罷——我覺得在那個人身上祇有這一點還保留着我幻想的輕騎兵的影子。對於我的要求他開始總是不答允；後來我們愈混愈熟了，終於有一天他不得不讓我騎上那栗色的馬背。他並且教給我若干學習騎馬的條件，其中最要緊的是千萬別把足踝完全套進馬鐙去。據說即使在有經驗的騎師，對於一匹生馬那也是應該忌諱的。

騎兵營就在我們營房幾十步以外。我幾乎天天去找他——其實是去找那匹栗色馬。幾天以後我居然也能夠緩緩遲馳了。我高高興興在馬上照過一個像——我的最後的輕騎兵之夢現在還鎖在我的箱子裏！……可是有一天我在馬背上忽然碰到一種新的猛烈的風浪了——那也許是真正的輕騎兵的風浪罷？我漸漸覺得我快要把不定那個栗色的舵了。我趕緊去抓住馬鬃，像我的教師告訴我那樣。可是那匹栗色馬終於還是把我摔了下來了。我沉沒在一種暈眩的栗色風浪裏，和我最後的輕騎兵之夢一起。

我其實不過受了一點不輕不重的硬傷——我的足踝早已脫離了馬鐙子——你也要說那有甚麼關係呢？可是我從此却失去騎上馬背的機會了！……

你聽！現在在那交響樂隊給我們說的蒼涼的故事，又到了尾聲了——歐洲大陸的輕騎兵漸漸遠去，正像我幻想的輕騎兵漸漸遠去了一樣。現在又亮起那橘色燈光，而我們的夜重新被收藏到穹形屋頂上去了。但是再過幾分鐘你會碰到又一個蒼涼的故事，那將講述一個西班牙的老鄉紳，以及他的可笑的冒險的。

「唐·吉訶德的冒險史」——節目單上寫着。

三十五年九月

在咖啡店

和朋友在咖啡店裏撩閑天。

不知甚麼時候，弧光燈亮起來了。一支調子急促的樂曲代替了剛才的「華爾滋」。在我們旁邊，剛才將背脊懶懶地抵在沙發墊子上的，那些看起來非常悠閑的座客們，現在便有幾個走過去圍着圓形的舞池。

「要表演了。」我的朋友說。

「哦！要表演了。」

我們都知道所謂「表演」是怎樣的玩藝。人們對於看過二遍以上的玩藝總是會興緻大減的。我們都坐着沒有動，看看各式各樣的蠕動的背脊，好像也沒有甚麼不耐煩。一會兒音樂停歇下來了，各式各樣的背脊便改換了另一個陣容，接着是照例的鼓掌和照例的「恩各」——却是一種敷衍似的冷淡的神情打人叢被撒出來——於是繼續着那支剛才停歇下來的急促的樂曲。……

再一會，各式各樣的蠕動的背脊，都從弧光燈所畫下界限的前線撤退回來了，零零落落

地。絢爛後歸於平淡，現在那些重新將背脊抵上沙發墊子的座客們，再聽一支離開了原來的旋律的狐步舞曲，便都有一種飽餐以後的倦慵的神情。

「你不喜歡看表演嗎？」我的朋友問。

「唔——看厭了！……」

我們抽着煙，喝着已經沖淡了的紅茶。我們的談話也變得如同這紅茶一樣味道了。這時候有一個女人經過我們的座位。我的朋友指着那背影說：

「這就是剛才表演的女郎！」

那女郎走過去坐在離開我們三四步遠近的座位上。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那座位上本來坐着兩個容光煥發的紳士。他們還有一個好像是舞女的女伴。那賣藝女郎這時候下了裝，穿一件杏黃色薄綢旗袍，鬢邊簪着紫花。她說話的聲音是急促的。微微沙啞的磁性的聲音。好像剛才那劇烈運動還不會使她恢復正常的呼吸。然而她卻在竭力裝出一種溫柔的安靜的姿勢來。紳士模樣的男子說着說着，好像高興起來了。其中一個便站起身來招呼僕歐要啤酒。

「不要啤酒！不要啤酒……」賣藝的女郎說。

她搖手示意走過來的僕歐，掉換了另一種飲料。在她轉身搖手的時候，我這才看清楚她的面貌。一種成熟的少婦型的面貌：脂粉塗得很均勻；眉毛斜畫着，直至鬢角；那眼臉是亮的，……這些湊合在一起確乎不能說她難看，然而很奇怪，看起來總好像有一點不大調和

的感覺，令人會無端想起「聊齋」中那個接頭換體的荒唐的故事。似乎這樣的面貌和她那孩子一般的肢體無論如何是不相配合的。

她已經回轉頭去了。她燃起一支煙，以消遣的姿勢向面前噴吐出一個接連一個的圓圈，有如互相勾纏的玉色九連環。她也隨口噴出輕輕的笑和一些聽不清楚的言語。剛才孤獨着的紳士中的一個，也不再支頤默坐了——他看起來至少比半點鐘之前要年輕了十歲。

「你認識這女人嗎？」

我的朋友說，而且笑了一笑。我搖搖頭。不過很奇怪，我覺得彷彿在甚麼地方確實看見過她的。我一處一處追想那地方，總是找不到同樣的影子。我們四週的座位卻漸漸空曠起來了。那音樂也就瞌睡似的失去了精神。……

我們付了帳出來，在衣帽間裏拿雨衣。我們來的時候已經下雨的。小木櫃面前擠了許多人。我在人叢中又看到比我們先走一步的那兩位紳士，以及他們的女伴。那賣藝女郎的聲音卻是電話間裏面。

「大姊嗎？我是小鳳……我告訴你，今天晚上我們要跳通宵去，你別等門了！……」
我忽然想起了這個小鳳——我確實是認識過她的。

十年前，當我們還抱着講義夾和洋裝書，做着鍍金鍍銀的美夢的時候，我們中有若干不

安份的同學，已經帶着他們的洋裝書，偷偷地跑北四川路的幾家舞廳了。雖然不算不安份，但也坐不住圖書館和實驗室的我們有幾個，逢到星期尾偶而也跟着他們跑；漸漸對於狐步舞之類彷彿也就比微積分更加熟悉了一點。這麼着，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之間，便有一個個青春的遊戲中獲得了出衆的成績。

那同學是廣西人，學校的撐竿跳選手；家裏頗有田產，生得也英俊漂亮。他之獲得出衆的成績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具備着在青春的遊戲中一切優越的條件。他有一天忽然表示要請幾個熟人吃午飯了。一個休息日的早晨。

「地方暫時保守祕密，」他說，「現在就走罷。」

四五個被邀的客人便跟着他走。他並不把大家引往那些常去的菜館或小酒店，卻走進一家住宅中來了。他一走上那吱吱發叫的扶梯，便去敲着廂房門。

「阿鳳！……阿鳳！……」

我們誰也不認識阿鳳，但是一開門便誰都認識了。她是我們常去的一家舞廳的舞女。

「客人都來了，你還在睡覺嗎？」我們的同學打着哈哈。他摹仿着從美國電影中學來的姿勢，用英語向大家介紹道；「現在我給諸位介紹我的未婚妻——不，我的太太——阿鳳小姐！」

四五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了。這介紹在我們是意外的，然而也非常高興。這時候從門外奔

進來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髮上綴着大紅蝴蝶結。一位善說俏皮話的同學便向男女主角打趣了起來。

「這是你們的結晶品嗎？」

阿鳳笑着趕過來，啐了一聲，招呼那女孩子。

「這是我的小妹妹。……小鳳，叫人呀！……何先生，許先生，徐先生，……」

「慢來，慢來，」到了那位善說俏皮話的同學他攔住道：「小鳳！你叫他甚麼？」

他所指的就是當時那位滿面春風的男主角。小姑娘的黑眼珠翻了翻，清清楚楚地說道：

「姊夫。」

「那麼叫我呢？」

「徐先生。」

「不！你叫我大叔——」

男女主角都不依，笑着趕過來了。有人說應該讓小鳳自由發表意見，大家不許代她出主意。

「我叫你阿哥。」小鳳想了一想說。

這一天以後我們都喜歡了這個女孩子；而且因為時常去他們那裏撩天的緣故，不久大家和小鳳便也混得非常熟悉了。星期日我們常常帶她上公園或者電影院——當時正是秀蘭鄧波

兒最最走紅的時代，我們爲她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秀蘭」，時常叫着玩。那位善說俏皮話的同學呢，則叫她「小 Darling」。

那一對年輕男女同居不到幾個月，就碰到「八一三」戰事。男的斷絕了家庭匯款，生活拮据起來，終於女的重新去當了舞女。再是幾個月以後，聽說是一場吵架，他們又無條件地分手了。那男主角後來聽說是向他的家庭懺悔去的。原來他的匯款中斷並非爲戰事，不過是他的家庭對於這門戶不當的結合的嚴酷的示威。……

忘記那頭髮上綴着個大紅蝴蝶結的蹦蹦跳跳的影子，已經快十年了，不是聽見剛才的電話，大概我再也不會想起小鳳這個名字來的罷？……

這麼樣想着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已經穿好雨衣，走到馬路上來了。燈光朦朧，馬路上仍舊下着如煙如霧的細雨。我聽見一行人的脚步聲，打從我們後面走近來，斜斜越過亮晃晃的馬路。當他們越過馬路的時候，那賣藝女郎回頭向我們注視了一眼。她自然不會認識我的，我知道。她也許在覺得又一個男人傻得可笑罷？但是我卻忽而又想起了那個大紅蝴蝶結。

「這樣的身材，戴上蝴蝶結倒比較調和一點罷？」我想道。

陽光之下

懷鄉病是一個迷人的名字：正如有人說起趙飛燕我們便會想到一個細腰的女郎，穿着燕翅色古裝或者時裝的；有人說起懷鄉病我們也會看到一些迷人的海市蜃樓，存在在不存在的國度。

我們的懷鄉病是常常寄託於一些不存在的國度的。

十幾個月以前的一個晴好的日午，草長鶯飛的江南的日午，我和一個朋友在路上走，爲着去趕付轉期的押款利息那一類事情。我們走的那條柏油路當時正被安置在一個苦難的城裏。戰爭的尾巴還沒有完全掃過去，我們幾乎天天可以在這裏碰到空襲的。我們正走的那時候，忽然空襲警報拉起來了。一種最緊急的撕裂人們神經的呼哨聲，接着馬路便被切成了另落落的小段。行人關在一個個小格子內，如同一盤未終局的圍棋。我們分到的那一個小格子內適巧有一扇公園的邊門。我的朋友是機警的，拉着我一閃身便走進去了，正當那扇門將關未關的時候。

到公園裏去避空襲你覺得奇怪嗎？那麼你大概是從桂林或者更遼遠的國度裏來的。你不

知道我所說的這一個苦難的城根本沒有甚麼天然的山洞，堅固的防空壕；柏油路旁果然也有日本軍命令掘下的一個個淺土洞，那是只能下雨之後養養蚊蟲的。我們去躺在公園的樹蔭下面，總該比在那小格子內晒人乾要愉快一點罷。你說是不是？

我們走到樹蔭下已經聽見飛機在鳴叫了。我們各人去抱住一株粗壯的大樹，從枝葉之間望出去——陽光之下的糾結的樹葉，倒正好做了我們的護目眼鏡。我們現在看到靜朗的天空間有緩緩移動的灰色鷹了；B 29 或者 P 51 型的灰色鷹，帶着我們的仇恨來毀滅我們的灰色鷹，鳴叫着又盤旋着。……「我們立刻要毀滅了罷？爲我們自己的仇恨所毀滅！……」我們都這樣冰冷地想到——可是毀滅就毀滅罷！我們歡迎那一種毀滅！和一樣要毀滅我們的日本軍一同毀滅是愉快的！……

……忽然高射炮「蓬蓬蓬」響起來了——恐怖的掙扎的嘶喊。現在那白雲間悠悠蕩蕩沉浮着一朵朵白蓮花，令人會想起自天而降的傘兵。可是灰色鷹們照舊悠閑地盤旋着又鳴叫着。一圈又一圈，……終於那上面的機關鎗也鳴叫起來了——接連不斷的咳嗽似的。它在咳嗽中也吐出來一口口閃爍的仇恨——那將毀滅我們的我們自己的仇恨，閃爍地向一個苦難的城降下來。……我們眼睜睜地望着它降下來。……

轟！……轟！……轟！……轟！……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從那個迷眩的夢裏醒過來了。一個使我們心跳的夢，也不知道那心

跳是爲了恐怖或喜歡。總之我們是已經醒過來了；依舊是完完整整的肢體，完完整整的草地，完完整整的江南的日午；……在一個陽光之下的苦難的城裏。

警報並沒有解除。我們可有點疲倦了，去躺在陽光之下的草地上。仰面躺着，閉起了眼睛。我們閉着眼睛說話。半晌，我聽見我的朋友吐出來一句出於我意外的——

「我看你有點像生了懷鄉病的那樣子。」

「是嗎？」我張眼去望他。「你怎麼會想起來的呢？」

他依舊閉着眼睛，笑了一笑，沒回答。我於是去看遠遠的樹林。真的是甚麼東西使他想起來的呢？是那鬱鬱蒼蒼的樹林嗎？是這陽光之下的草地嗎？……可是我聽到我的朋友的答案了：

「也許是因爲我們都有一個故鄉在那未被沾辱的城罷！」他這樣說。

他所說是對的；可是我知道我的懷鄉病一定和他的那一份不同。他惦念的是一個熟悉的故鄉，而我的懷鄉病卻是寄託在一些陌生的地方，不存在的地方。

我的名義上的故鄉對我是陌生的，無從懷念的；我的真正的故鄉就是這個捲住我不放的苦難的城，無可懷念的！……

但是真正的懷鄉病也許倒是適宜存在於一些不存在的地方罷？赫克特的爲一支鋼矛穿胸的一瞬那，蘇格拉底的服毒的一瞬那，布魯諾的上火柱的一瞬那，……剛才那灰色鷹擲下毀

滅的仇恨來的一瞬那，……

我忽然銳聲道：

「你的『美亞』不會丟掉嗎——轟炸的時候？」

「那裏會丟掉！」我的朋友睜眼放聲笑起來。他拍拍那上衣袋裏的「美亞織綢」股票。

「不然等會兒用甚麼去『轉期』呀？」

我望着我的朋友，又望我自己，又去望陽光之下的草地，忽然想起了警報還沒有解除——假使那灰色鷹的仇恨毀滅了我們——我們自己的仇恨毀滅了我們——等會兒用甚麼去『轉期』呀？……」

然而悠長的解除信號響起來了。

一會兒我們又從陽光之下的草地走到陽光之下的馬路上——從我們的懷鄉病的幻想中走出來。走過鬧嚷嚷的人羣，走過日本軍的崗位，……我們是疲倦的，可是我們還得去「轉期」——我們依舊是被自己也詛咒的「賭徒」！……我們難道不願意退出那可怖的賭局，到遙遠的城裏去分取一點榮譽嗎？你知道我們是願意的，然而這個苦難的城捲住了我們；我們都有「家累」，而我們又只是一些被自己也詛咒的渺小的人物；我們永遠無法學做幻想的英雄，那些能夠揮劍殺掉自己眷屬的英雄，因此我們就永遠是懷鄉病患者了。雖然我的懷鄉病

和我那朋友的懷鄉病總是不同的。

大戰過後，我的朋友去探望了一次他那未被沾辱的故鄉；他的懷鄉病消失了，可是他也更加悵鬱了。因為他已經沒有甚麼可以想念的東西。我知道比起我那朋友來我是比較幸福的，因為我的懷鄉病是存在在一個不存在的國度。這樣的懷鄉病患者常常是悵鬱的罷，可是也不會有更大的悵鬱。他們總還有一點可以想念的東西——終於要來的！

我剛才打日午的陽光之下走回來，想起了十幾個月之前的一個陽光之下的日午，寫完了上面那些字。現在還是那美好的陽光，然而我是覺得有點陰鬱的——而且我知道它將要更陰鬱：「秋天已經來了，冬天還會遠嗎？」我要提醒你這相對的真理，詩人未曾寫下的。雖然我並不是要你忘記那一句已經被複述得太多遍的有名的詩句。

我們仍然相信不使人覺得陰鬱的陽光是終於要來的，因為太多的人要它來！

某夕

「……就這裏坐一會罷！」我說，「我記得你從前是喜歡喝酒的……」

我和我的朋友站在一家小酒店面前。一家有着油黯的白木桌椅的中國小酒店，蒸騰着淡淡的煙霧。我們望了它一眼，兩人都縱聲笑起來了。無緣無故的縱笑。我們的笑聲先奔進去，佔住了一副油黯的座頭。

我和我的朋友是十分鐘之前在街頭偶然碰到的。萍水相逢的朋友嗎？我們倒是在十年之前就認識，而且曾經混得像同窠的鴿子。可是這幾年來也就好像各奔東西的鴿子了。我相信我們誰也不會想起誰，假使沒有十分鐘之前的那輛吉普車，因為這幾年來我們彷彿是連想自己的閑暇也是缺少的。十分鐘之前我在一個車站上等電車：一輛輛裝滿了人的車廂，接連着開過去了；我看着它們打我的面前開過去，我可是沒有甚麼不耐煩。我幹麼要不耐煩呢？早一點趕回去對着我的原稿紙，我的另亂的小書桌嗎？你知道這也會被厭煩的，正如有時候你也不免厭煩了你的年青的太太。我在那無聊中望着黃昏的街道，擠擠蹭蹭的人羣，……六點三十五分的黃昏的裝飾。……我忽然看見一輛吉普車奔過來了，向我望着的人行道奔過來；

而在那黃昏的狹堤上，這時候卻被擠下了一個深灰色西服的背影，適當其衝。我猛然向那背影叫了出來：「汽車！——」吉普車已經射過去了，可是我在下一個「特寫」中便找到了我的朋友——我的好久不曾想到的朋友。

我們於是在黃昏的城中踱了大概十分鐘，繞過兩三條馬路。這其間我們交換着一些無味的談話，描畫這幾年來我們的生活輪廓的。不過這些話現在記下來也好像村店裏無味的水酒了。喝着這樣的酒的座客，彷彿是永遠不會忘記吐出一口無味的嘆息的。

「就是這樣的生活嗎？」

「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你煩悶的時候總該有一點消遣——譬如說我記得你從前是迷過美國電影的，而且你也迷過爵士音樂……」

「你道我們還是從前那樣的階級嗎？……我看你也不見得再有那一份興緻了，雖然我們自以為我們的身份沒有變。」

「我仍舊要問你煩悶的時候——」

「煩悶的時候我就創造更煩悶的時候。」

就是這樣我們後來便到了那家中國小酒店了。現在我才想到上面那段無味的對話也記得太潦草，「誰問誰呢？」你要說。可是誰問誰其實不都一樣嗎？我們誰都可以互相掉換那

問答的位置。

現在我們是給我們自己安置在一副油黯的桌椅之間了。那陪襯我們的是鬱鬱的「花雕」，鬱鬱的疏落的座客——小酒店的座客看起來總是鬱鬱的——但也許應該說我們倒是作了那鬱鬱的小酒店的陪襯罷。暗金色的酒現在打一把萎癟的錫壺中被斟出來了。輕微的汨汨的聲，冒起一層淡霧。我們各人喝了一口。酒似乎燙得太熱，可是劣質酒倒是熱一點比較爽口的。我們從一段悠長陰鬱的日子裏面打滾了過來，都變得疲倦而又滿身沾上那悒悒的灰塵了，直到這時候我們彷彿才找到一點真正的說話的興緻。我們對望了一眼，又轉頭去看那油黯的「協天大帝」像，兩人忽然都笑出了聲音。

「十年前，我想不會在這樣的小酒店裏找到你的影子罷？」我的朋友說。

其實那倒不盡然。不過當時我們假使要來也祇多一個人，而且也決不會把這告訴最親近的朋友的。那些時候我們與其說是來喝酒，倒不是說預備來聽一些祕密的悲涼的傻話。自己說給自己的傻話。我把這意思告訴我的有了幾分酒意的朋友，他也不禁笑起來了。

「說起這樣的日子我倒好像理所應得的，」我望着那微微泛紅的高額骨。「你可是有點兒委曲，因為說起來你總是從一個所謂「榮譽的城」歸來的！」

「都一樣，都一樣，……在榮譽的城裏我們也不過分到陰鬱的街道罷！」

談話變得有點古怪了。我們又無緣無故笑起來——也許是笑那古怪的談話罷。我們於是

繼續着一些平淡而又瑣碎的，補充剛才路上那些說話的空隙。我們的說話如同我們呷的這省質酒；起初覺得沒氣力，時候一久也漸漸使人興奮起來了。我望着我那朋友的高額骨——他比我年紀大一點，三十二或者三十三歲罷，現在看起來可彷彿再要加上那麼三五歲光景。我記得他從前總是穿着白襯衫，現在可是換了有色的，正像我一樣；因此我也明白那祕密，因為有色襯衫總要遲一天顯出寒酸相——我們知道我們早就不是原來的那個階級了，「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何足掛懷呢！」我們都這樣想過來，可且總有一些被詛咒的影子追趕着我們。這裏的白襯衫便是那影子一部份。

「不是被這樣的影子追趕着，我們總會活得輕鬆一點罷？」我於是把這意思也脫口吐了出來。我的朋友睜縫着眼睛，似乎沒有聽清楚。我再說了一遍。這一回他放聲笑起來了——然而是一種醉漢的朦朧的笑聲，不知道那裏面是悲哀或喜歡；或者甚麼都沒有，就不過是聲浪的空匣子。

「你有點醉了嗎？」我問道。然而我記得我的朋友從前是五杯白蘭地也打他不倒的。他搖着頭，用一種醉漢的聲音說他沒有醉。「不過這個酒不好」，他又自己解釋那原因；向酒保招招手，食中兩指作剪狀：「再來！……要好的。」來的酒當然還是原來那一種，可是他啞啞嘴說「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是總要想起這些鬼東西！」於是他繼續了下去，附議我的話。「譬如我們的衣

服早就磨損了——你看，差不多至少是六七年前的那式子。……可是我們總要記得它是第一流成衣店裏製成的，而且參加過我們的聖誕夜舞會——也許當時穿的不是這一套，我們那時候大概是穿燕尾服的，」這裏他停了一停，問：「你現在還有禮服嗎？」

我笑着搖搖頭——你說我現在要燕尾服來幹麼呢？

「你現在即使找出來，也不會比這件衣服體面的！」我的朋友拉拉他那做舊的深灰色衣襟。「早已蛀壞了——不蛀壞也沒有用，你已經瘦了許多，穿着也怪模怪樣的，……我們現在就是要改一改也出不起那縫工了罷？可是我們仍然會想起那些鬼東西：那衣襟是曾經爲一杯香檳酒所沾濕的，那肩頭是曾經印上一朵小紅口印的，——」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我記起了我那朋友的太太：小紅口印的女主人。在我記憶中那個曾經招待我們一同打 *Bridges* 的快樂的女主人，還是一個下野不久的教會女校的「皇后」。

「真的我倒忘了問你太太怎麼樣了？」於是我笑着打斷他的話。「她打得好一手 *Bridges*，我不會記錯的。」

「還提那個！」高顴骨欠了一欠，可是不像笑。「她現在倒是弄菜的成績大大有了進步了——過一天你到我們家裏就可知道的，只愁沒有許多原料給她大獻身手罷！」

我們都放聲大笑起來了。七八分酒意的大笑。可是我忽而在那笑聲中想到：我們這笑的是甚麼呢？笑我們自己這六七年以前式子的做舊的衣襟嗎？笑那一雙打過 *Bridges*，又彈過

「聖母頌」的煮菜煮得粗糙的手嗎？笑許許多多這樣的衣襟和這樣的手嗎？……我忽然沉默起來了。我低頭去喝酒。我的朋友繼續着說話，聲音越來越高，仍舊另另落落夾雜一種醉漢的縱笑。

「我們總自以為是上等人，上等人！……我們早就跌下去了，我們還自以為是上等人！……我們總是向自己說：我們是受過最好教育的，我們是最好的環境培養出來的——現在衰落一點嗎？就會好起來的！……我們的舊襯衫總得漿硬了領口，我們送起份子也不敢比別人少一點；而且我們總還常常要說起別人是可憐的；那些人力車夫，隣居的女傭人，辦公室的茶房，……可是我們也配可憐別人嗎？我們連想都不會想！……譬如我，委任一級的公務員——你好像也不見得比這高明的樣子罷？——我們也配去可憐一個人力車夫，一個女傭人，一個茶房嗎？我們為甚麼不應該可憐可憐我們自己呢？一個委任一級的公務員！一個自以為上等人的委任一級公務員！哈哈！」

我的朋友在那「哈哈」中呷了一大口酒。杯子重重地放回桌子上，傾倒了。暗色酒就泛濺了一片暗色的桌面。他不曾招呼酒保來揩乾，立刻又繼續那絮絮的牢騷。

「可是我們不肯羨慕別人的！對於那些比我們闊得多的人，我們常常向自己背誦『阿Q正傳』的台詞：『那算甚麼呢？……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我們笑那些人領結打得不像樣，喝咖啡用小匙掏着喝；笑他們不懂得打 Beer，不懂得貝多芬，……哼！我是甚麼

東西？委任一級的公務員！哈哈！他們可是我的上司，銀行家，大老闆，……總之是比我們闊得多！比一個自以為上等人的委任一級公務員闊得多！……」

我看我的朋友越說越「慷慨激昂」了。我按住了他又要去添酒的手勢。我遞給他一支煙，故意岔開去問起他的最大的男孩子。

「快要進中學了罷？」我說道。

「就是這學期。」他點頭。「不過有時候我倒真想把他送到甚麼店舖去當學徒的！你別以為我是在這裏說笑話，就怕我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罷了！你說我要他一級一級唸上去幹麼呀？他爲甚麼一定要懂得貝多芬，懂得法郎士，懂得黑格爾？……當委任一級的公務員嗎？也不必懂得這些的！」

高頰骨牽動了一下，一串「嗤嗤嗤」的笑聲又飛起來了。那也許是我們兩人的笑聲。我看了一眼我的十點三刻的手錶，吩咐酒保開帳來；不料他隨口就報給我那個數目，原來他們早就在等待這最後一桌座客了。我們付了帳出來，走到一條陰暗的冷街上，這才發覺不知甚麼時候已經下了雨。好在是濛濛雨，濃霧一般的，對於我們的敝舊的衣服倒也不礙事。我們仍舊走了一段路，一路上閑閑僱街車。我問起我那朋友的住址，他告訴我住的是一個親戚的房屋，那親戚還留在「榮譽的城」裏，今年大概不會來。房屋本來就空關着的。

「房屋倒不比我們從前住的壞，也是一個小園子，就可惜住不長！」他陰陰一笑道；

「禮拜天你來玩罷！到明年我可是不知道要用甚麼房屋來招待你了——我的金條恐怕還是不會開採出來的鑽石呢！」

他僱到一輛並不敲竹槓的三輪車了。細細濛濛，我看着那背影在陰暗的冷街上一點點遠去，消失了；和一個醉漢的牢騷，一些意義朦朧的縱笑，一同消失了。他也許並不值得可憐罷——我知道：「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可是我仍舊有點莫明其妙的淒涼。我不知道那是給我的朋友還是給我自己的。……

我的朋友是一個榮譽的城的歸來者！狠狠的歸來者！從一個榮譽的城回到一個苦難的城裏，許多歸來者都容光煥發了，苦難的城也變做榮譽的城了；却不料也有更多人不過從陰鬱的街道回到陰鬱的街道，還有更多人至今回不來，永遠回不來，……

參悟

勝利以後我斷斷續續的失業了若干時。所謂「斷斷續續」者是說這其間也有不能算「失」的職業的點綴。不過雖然不能算「失」卻也無所「得」，因為那些點綴的收入往往都付了額外支出的車資了，正如其名稱「車馬費」一樣。

這麼着我就不得不常常「閉門思過」了。

有過這樣「閉門思過」的經驗的讀者大概可以想得到，人一到不得不閉門的時候，也自然而然會找到一種適宜的環境的。所謂朋友或者親戚那些平常要妨害你閉門的人物，這時候往往會變成鳳毛麟角了；而即使你開着門，能夠找到的大概也不過是你自己的影子罷！

然而我的閉門思過的成績卻是無所得。這真是汗顏之至的——我還參悟不破這個式芬克斯的謎底。

雖然參悟不破這謎底，人的一生或者總免不了要碰到若干大大小小的「奇遇」罷。所以在我的「閉門思過」的某一天，忽然也有人來叩響我那久已黯然無光的門環了。一個遠方歸來的朋友，和他的寒暄和訪問的好意。

那是令人一見便可以想像得到的所謂「得意」的人物。這也不單由於服裝，就是那說話的姿勢也在告訴着，對於目下的生活方式他有一種亮煌煌的歡欣；和這樣一個人物在一起，即使一條冬眠的蜴蜥彷彿也會沾染到一點生氣的。於是我們弄來了一點酒；遠渡重洋而來的罐頭食物也幫助我解決了若干倉卒主人的困難。這時候天色漸漸暗下來了。薄暮的黃黃的電燈下，一些小青蟲團團地飛舞。我們的談話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漸漸響亮起來的。

「你這樣混下去總不是事情；」於是酒酣耳熱的朋友說。「人家會慢慢忘記掉你的，……人自然靠機會，不過你也總得活動活動呀！」

臨走時候他給我留下一封介紹信，讓我去看一位聲勢煊赫的銀行家——他說他們是很有交情的朋友。

「你可以去試試，他們正要一個秘書，待遇不會壞的，……」

說着話我們已經走到門口了。握着手，我們道了「再見」。這其間我沒有說過一句類於感謝的說話，可是仍然按不住心中的發酵的感謝，對於這一個遠道而來的朋友；好久好久以來他帶同訪問的好意，第一次來叩響我的寂寞的門環的朋友，我以戀人一般的目光遠送他。

閉上門，我站在天井裏。四顧茫然，天井裏只有我一個人。但是我即刻聽到有挪揄的嗤笑了——我知道素常以硬朗自詡的我的臉上，現在大概爬上一絲一絲的紅暈了罷？……我聽着我自己的嗤笑襲擊我自己，然而我也為那被襲擊者悲哀！

你自然也可以想像得到，我將怎樣心急地去捕捉我的運氣的。那天夜裏我預先檢出了好久不用的領帶，將我的白皮鞋也仔細上了一層粉，（我忽然想起一向並無好感的卡耐基的那些作品來了。）……這一切弄舒齊以後，於是第二天的十點鐘模樣，我便冒着有點陌生的仲夏的太陽光，坐在一顛一顛的人力車上了。而且我也終於找到那個發亮的玻璃門，投進我的名片和我的介紹信。

十分鐘以後我乃坐在一間會客室的沙發上，和我的理想中的僱主開始談話了。要在這裏描寫我那理想中的僱主，倒是便當的。他只消一句話已經活潑而生動，這便是「完全像個銀行家的銀行家」。這銀行家現在笑嘻嘻地坐在我對面。他並不像戰爭期間我們常常在這裏可以碰到的，那些剛才由錢莊學徒竄起來的銀行家，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暴發的火性。他看起來是絲毫沒有那樣火性的。

「關先生是……從前是在甚麼地方得意的？……」
便是這樣「喜怒不形於色」地考試起來了。

我告訴了我所唸書的學校，以及我的毫無光彩的履歷，我們的談話也漸漸轉入正題了。「一個自薦者應當充分介紹他自己！」我忽然又記起了這不知是卡耐基還是別的名流的說話，於是我又加添着說明了我自己的能力——我所能勝任的工作和不能勝任的工作。

「……普通的文件——譬如說：公文，電稿，應酬信札等那些東西，我是可以應付的；

不過輓聯我倒沒有多大的經驗，……」

爲甚麼我要在這裏單單提出「輓聯」呢？因爲這東西有一次曾經窘住過我的。我這是自以爲「願者上鈞」的意思。

我同時也在注意着我的理想中的僱主。那面孔現在還是笑嘻嘻地，令人感覺一種不怒而威的莫測的鋒稜；又容易想起一面揩拭得乾淨可是琢磨並不精緻的鏡子；它反射出分明的形象卻帶着模糊的表情。

大概到快要燒完第二支紙煙的時候了。我的理想中的僱主說：

「好的，關先生！……等有機會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請關先生來幫忙的。一定！……」
我們差不多在同時站立起來了。紳士氣地握着手。一種並不冷淡可也親熱得恰到好處的握手，正像點綴在這場合的最適當的禮節一樣。

「留步！……留步！」

我於是走出玻璃門，重新碰到仲夏的生氣勃勃的太陽光，嘻嘻哈哈的鬧嚷嚷的人羣。可是我忽然聽見我自己說：

「吹了！」——冰冷冰冷的聲音。這是我的經驗告訴給我的。

這麼樣我自然又得「閉門思過」了。我的黯然無光的門環現在顯得更寂寞的樣子。……若干天以後我重新碰到那個遠方歸來的朋友，在一個偶然的宴會裏。他跑過來的第一句

話便是說：

「那件事吹了！……抱歉之至！」他也確實有抱歉的樣子。

其實應該說抱歉的倒是我自己罷——所謂「有負雅望」，真是「不勝汗顏之至」的。所以我默然，也不想再問那「吹了」的原因；只是將另另碎碎的閑話扯開去。一會兒坐席了，不知怎麼，我們又彎彎曲曲拉上這「吹了」的話題。

「爲甚麼吹了呢？」我使用我的目光問。

「你應該說得謙虛一點的！你知道他們那起人……」

我的朋友坐在我比肩。他說到這裏笑了一笑，使語氣被襯托得更加婉和的樣子。但是我卻不免在心裏發楞了：「我說得還不够謙虛嗎？」——我覺得我是曾經盡我的能力，壓制過一個人的自尊的。

「他們怎麼樣說呢？」後來我終於問。

「說你太自負了！……他們說：跟隨我十多年的祕書也沒有說過這樣話，普通文件都能夠應付的。……」

原來如此！

這原因雖似出於我意外，可是也不能算作意外的。照這裏一向通行的習慣，人們介紹他自己的時候，原是應該將能幹的都說做不能幹，不能幹的都說做能幹——不過在口稱不能幹

的當兒又要有一種完全相反的暗示。……這樣的奧妙的真理原是早已被若干人運用得非常之諳熟的，所以我在一想之下便也「如有所得」了。

真是——凡事必須研究方才會明白——「吹了」何嘗是「非戰之罪」呢！

直到如今我還在參悟這真理。不過雖然如有所得，卻是知易行難。因此我的「閉門思過」的生活看來還得繼續若干時候罷？

三十五年九月

在深夜中想起

我曾經想寫一些字，爲我的逝世快兩年的父親，然而我始終沒寫成；一天一天的混過來，近來甚至連這樣的最沒有出息紀念的意思，也好像不大想起了。

我的生活太忙罷，可也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半年多以來，我過的是我所謂「閉門思過」的生活，甚至是我們的門環也常常顯得寂寞的。我其實有足夠的回想的時間，寫一點字的時間，可是我從來不大想起自己的父親——我想起的倒往往是另外一些事：封鎖，防空，戶口米，……彷彿那一大堆日子裏值得我惦念的反而不過這些東西的樣子。

總之是我差不多快要完全淡忘這個曾經撫愛過我二十五年的老人了！

這麼樣到有一天，一個蒸悶的夜晚，半夜裏我忽然打睡眠中醒了過來了；一身汗。於是我倚着枕頭抽紙煙；後來又去扭亮了電燈喝紅茶，瞪着一疊空白的原稿箋。我的小鐘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停止了。我不知在我的小書桌前經過了多久，也不知那是甚麼時間。但是我知道今夜除了這麼樣坐着喝茶和抽煙之外大概不會有甚麼可做的；所以我甚麼也不去想。

「……可以睡覺了！咳！……你知道是甚麼時候了！……」

——我聽到了甚麼呢？

我知道我其實甚麼也沒有聽到。我所聽到的那個生疏了的熟悉的聲音是早已在人間消滅的聲音。——我聽到的不過是我自己的幻想。然而我面對這幻想的聲音卻如同面對漫漶的遠代的碑碣：它牽引起一種奇奇怪怪的感情，無可稽考的遙遠卻又新鮮接近如昨日。

……不知甚麼時候下起雨來了。我的玻璃窗上發出了丁丁東東的聲音。我忽然發現一種打從心底抽苗長葉的寒冷，空空洞洞的寒冷。——

「祈禱的人是有福的！……懺悔的人是有福的！……」

於是這樣想了起來了。我忽然希望我能夠流一點眼淚。可是我的原意說出來似乎也「不足為訓」的：那並非為懺悔，倒好像是想擺脫一些靈魂的重壓的樣子。

似乎上帝對於沒福的人連這樣的靈魂的醫藥也不給！

我沒有能夠流一點眼淚。

我坐着。喝茶，抽煙，瞪着我的空白的原稿箋。我自自然然又有要想寫一些字那樣的意思，但是我自然還是一個字都寫不出。……

我站起來。丁丁東東的聲音現在平歇下去了。起了風。從我的小窗口望出去又可以見到秋天的燦爛的星斗。「天街夜色涼如水」，我想，「可惜我認不出牽牛星和織女星！……」

我在想些甚麼鬼東西呀！——咳！……

我猛然間吃驚起來了。

我吃驚的是我自己的涼薄。我不知道我怎麼會涼薄到如此可怕可驚的程度了！我知道我原先並不是這樣的。……

我從來不曾想到有一天我要做一個「孝子」，我的父親彷彿也從來不曾把這類故事教給我，正如他從來不曾講一個「賢父」的故事一樣；然而大部份時間我卻是真正熱愛着這個感情單純的老人的。我常常覺得我歡喜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也並不覺得親熱，可是大家都似乎舒舒服服的。我們這一種單純的情感直維持到最後還如此。

高興時候的父親也曾經另另碎碎給我們講過一些關於他自己的幼年的故事。像許多人一樣，他也有點歡喜誇耀我們那早已像下坡太陽的老家的。不過直到如今我實在還是無法想像他的幼年的生活。二十年前祖父營葬的時候，我曾經回到我的名義上的故鄉的那個山城去，拜訪過我們那寬大衰頹的老屋；可是對於這住過三四十天的老屋的印象現在卻早已模糊了。我現在所能夠記憶的只賸下一些陰森森的走廊，鑲嵌着明瓦窗的接連的小室，空空洞洞的寂寞的廳堂，以及屋後那個簌簌作聲的小竹園和大門外的石獅子了。我實在無法想像父親是怎麼樣在那衰頹的老屋中一天一天生長起來的。

我所能夠知道的僅僅是我的父親降生在那一間鑲嵌着明瓦窗的房間裏；而當他出生的時

候，他已經有好幾個牙牙學語的姪兒姪女了。他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然而他似乎並不會得到照例的寵愛。一生學地，或者是因為已經有了許多牙牙學語的孫兒罷，他曾經使那道學氣的父親頗不高興的。

「……都說是妖怪，妖怪！……擱在廳堂裏凍了一夜，……後來是大嫂把我奶大的。……」

父親當追述起來常常這麼說。他顯然還有一點餘留的氣憤。

我的祖父是一個不第秀才，比起他的前輩來實在可算毫無出息了。我從父親的談話中所得來的他的印象，那是一個嚴酷的老人；歡喜做做詩，然而卻並不「風流倜儻」，想來那些詩大概也是「載道」的。然而他又彷彿並不吝嗇；「文戰鎩羽」後，他決定「閉門課子」了——可是他不但課子，而且也課孫，也課遠房的兄弟子姪輩。他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招到家裏來了。

「爺爺在世的時候呀，我們家裏總是開大鍋飯，……到冬天做起棉袍子來的時候，總是十幾件，十幾件，……」

父親常常歡喜這樣地誇耀着先代的華彩。我相信那時候我們那老屋的廳堂上大概不會像我所見到時那麼空洞寂寞的。

但是後來那老屋的情形卻一步一步更加不妙了，正像下坡太陽的一點一點消褪着紅光。

它逐漸供應不起十幾件十幾件的「棉袍子」，供應不起每天每天的「大鍋飯」——人們自然也一批一批走散了。——到後來押掉了一批出息最好的水田，它的主人——那個嚴酷的老人便也撒手西歸了。

一向在我們那山城裏有一個古老相傳的習俗，彷彿不成文地規定着年青人必須要到外鄉外土去抽苗長葉的，不管他是富貴或貧窮。一個十幾歲的少年而仍舊站在他所生長的屋簷下，往往是被大眾公認為「沒出息」的最大的羞辱；而貧困人家的孩子，很多很多十一二歲便被送到離開他們父母幾千里外的大城中去了。這一個習俗再加上崩潰的舊家，因此當那嚴酷的老人逝世後不久，十八歲的我的父親便也遵例離開哺育他長大的老屋，到一個大城去捕捉他的渺茫的運氣了。

「我是赤手空拳到上海來的！」父親常常說：「我到上海來的時候一共只有二十塊錢！……」

然而這個一共只有二十塊錢的十八歲的青年卻碰到似乎不壞的運氣。他去找一個親戚；於是不久以後他便在一家布號裏弄到一個安身吃飯的位置了。若干時日之後他又去做了一家錢莊的司賬，……後來他方才從事於茶業——一種在我們那個山城裏常常被誇耀的商業。

這期間他結了婚，並且斷絃而再娶——他的第一個妻子並沒有爲他留下一男半女來。……從我開始他才陸陸續續得到七個男女的孩子。

我也不十分清楚這期間父親的生活怎麼樣？總之他似乎是在一步一步漸漸爬高起來的。當我長得比凳子高一點的時候，我覺得他也彷彿荒唐過若干日子，像一般壯年人一樣。我的母親是一個孱弱的老是不聲不響的女人，她彷彿不大留心管這些，只要每月接到如數的不缺的家用。因此有一個時期，我便時常有機會被帶着去參加「會樂里」之類的豪華場面了。但是後來不知怎麼樣，也終於鬧了起來。我記得那是在一個冬天的下雪的晚上。

「……甚麼都管着，都管着！……我做牛做馬做下來，反而一點自由都沒有了！……」我的老是不聲不響的母親啜泣着。父親的酒吐了一地；短衣，叔手叔腳坐在椅子上。我心裏有點害怕，可是仍舊走近去說道：

「你穿上皮袍罷！……下着雪，看冷了！……」

「不要！」他的眼睛一瞪。

我不知道父親那裏來這麼大的氣。老實說，這時候的父親實在不是我所熱愛的父親。

但是四五年以後，父親的事業似乎也有點一步一步好像下坡太陽了。不過一時並不曾顯著，所以當我們回到那山城的一年，左隣右舍們看來我們還好像是「衣錦榮歸」的樣子。

那一次回鄉在離家多年的父親實在也可以算作一件大事的。「人活着，爲的就是掙一口氣呀！」後來他是這麼說，「我，赤手空拳到上海來的，然而我帶着一大家子回來了！」所以雖然這時候他其實已經「外強中乾」了，他可是還竭力撐持着各種他認爲「不可或缺」的

架子。

我也不會說起直到現在在我們那個山城裏也還保留着的一種優待死者過於生者的習慣。我們那裏人家的祠堂往往造得比他們所居的屋子好，一般在喪事上所化的錢也往往要比喜事更加豐富一點的。所以我的父親那一次回鄉，除了所謂「我帶着大家子回來了」的誇耀的目的，他還有一個要爲他自己的父親造一座壯麗的墳塋的願望。我在那裏參觀過頗多壯麗的墳塋，墓園有佔地至好幾十畝廣闊者。

我們留在那衰頹的老屋中的三四十天，大部份原因其實就是爲了等築祖父的墓。這種墓基建築起來很費事：先用一種打十幾里地遠開採來的好像是特別規定的黃土，篩糠似地細撒播在墓穴；然後再澆上一種用山籐煮熬成功的黏汁，把平底的石柩一下下搗着。這樣搗實了一層，必須等它乾燥之後才舖第二層。——據說如此舖到一二尺厚，那黃土便膠成和石塊一般堅硬了。

我的祖父的墓基直到一個月之後才完工。安靈如儀後，我們便離開那宅衰頹的老屋了。但是那全部的工程卻繼續到一年半以後。我相信它至少化費掉我們當時外強中乾的家庭一半財產的。

至於居住在那座老屋的三四十天中，我對於前而曾經說起過的陰暗的狹室和陰暗的走廊是沒有多大興趣的。我的興趣另在宅後那個永遠簌簌作聲的小竹園。到那裏去看匠人們鑿青

石，刻墓碑，以及在斷磚殘瓦中掏蟋蟀是一種難忘的幸福的記憶。……不過這樣的興趣也常常無端被打斷——不時有無味的歡宴使我被帶去作為席間的點綴品：一些嘻嘻哈哈的陌生面孔們笑着；而我，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便在許多笑聲中被命令着以我的下江口音，背誦剛剛記熟的前後「赤壁賦」之類的東西了。我常常有點慌，背得結結巴巴地；但是我也終於背完了。

「雞鳳清於老鳳聲！……哈哈。吟翁！……」

「爺爺在着他一定歡喜的！……」我的父親後來也用得意的目光望着我：「爺爺是讀書人哪！」

然而我卻覺得我彷彿變成一個被審的窘迫的罪犯了。

關於我們那沒落的舊家，我現在再能夠補充的似乎只贖下我們那座毀圮的祠堂了。這祠堂到了我的父親那一代，似乎已經變成我們沒落的家族的僅有的誇耀了。我常常聽到父親講起這祠堂在「長毛」時代巍然獨存的「奇蹟」，講起時他總有一種誇耀的姿勢，神往於這前代遺留的最後的華彩。

「這祠堂呀！不要說休寧，你在一府六縣也別想找出幾座來！……單說那十二株青石樑，——都是通體渾成的大青石——兩個人還抱不過來呢，你那裏去找呀？……」

但是當我第一次去到我們的衰頹的老屋的時候，這座被裝飾過若干傳奇色彩的祠堂的正

殿，已經在三四年之前焚毀了。那被焚毀的原因是正殿裏有幾窠蜂，一個窘迫的族人想去取得那蜂蜜，他在冬夜裏帶了薰煙的火把偷進去，可是他的火把失了手。……不過它的焚毀後的荒杞的瓦礫場我是曾經被帶着去看過的。它就座落在我們那老屋的三里路以外，正當我的祖父的墳塋的斜對面。那時候我所看到的只賸下一帶偏殿了。似乎父親的誇耀對於這祠堂也算不得過份，那一帶偏殿在當時看起來仍然是比鄉僻的廟宇還要壯麗的。

去拜訪這祠堂的時候我隨在父親的身後，和幾個酒醉飯飽的打呃的閑人，一同在瓦礫場上走進去，穿過一層又一層爲荒草糾纏着的三四尺高的危牆。

「……這地方是大殿，供祀祖宗神位的——冬至節族長便在這裏分發炒米糕，……這地方是我們讀書的房子——爺爺有時候嫌家裏煩，便到這裏來。……這便是那房屋的石階，……」

父親一面走一面指指點點說；隨着用脚尖去撥開地上的瓦礫，似乎想在裏面尋找一點歷史的遺跡。然而他所指點的其實都是瓦礫場。在危牆和危牆之間現在仍舊完完整整的似乎只有幾級水磨青石的階台了。不知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觸，他突然之間怔住了；他默默地站在最高一級的蘚苔斑駁的階台上。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的怔怔的樣子。

「我要造起來！……我要造起來！……」他其實是自己向自己說，可是我們都望着他；

於是他握着我的手說道：

「知道嗎？我要造起來！——我不成，那麼你造！……祖先也是赤手空拳造起來的！」
我懵懵懂懂地點頭——他後來留給我的果然是赤手空拳，然而我卻始終還不過是赤手空拳而已！……

現在我們要離別那宅衰頹的老屋了。這離別現在想起來彷彿是沒有甚麼可記的。假使要記我也只有記富春江上的夜色：有月亮的夜之富春江是甜美的，七里灘的鱒魚也並不沾辱那遙傳的盛名，……不過釣臺卻彷彿毫無可看；荒涼的土墩子罷了！

我們回到上海來，仍舊撐着沒落的小資產者的空架子。然而空架子後來也終於在一陣最猛烈的風浪中給砸毀了——這風浪便是一九二九年的泛世界經濟性恐慌。

我至今常常以這時期我們家庭逐漸寂寞的狀態來幫助我想像那老屋當年的情形。我覺得它們倆在若干方面的遭遇大概是有些相同的。現在我應該在這裏補充一點我沒有說起過的父親的一種的脾氣；他彷彿是以祖父的那「開大鍋飯」爲人生的驕傲的樣子。當我們還繼續撐持着外強中乾的空架子的那些年，此來彼去地常年寄食在我們家裏的外客平均總在三個人以上；這些外客們大抵是遠遠近近的同鄉和親戚。可是現在那空架子一被砸毀，情形便漸漸寂寞起來了。起初是閑人們逐漸地散去，到後來個人也只剩下最後的兩個了。

於是我才聽見父親常常嘆聲嘆氣說：

「賺錢不容易呀！咳！……省一點罷！」

他先前是從不這樣的。但是假使說我真正熱愛了我的父親，那個日漸走向暮境的中年人，或者倒應該說是從他常常這樣唉聲嘆氣的時候才開始罷。我覺得先前的那些日子裏，他彷彿老是保有一種頹指使氣的拒人的鋒芒，到這時候他的鋒芒才逐漸被磨平了。他的說話的聲音常常是一種悒鬱的聲音，然而不知怎麼，我卻熱愛了這種悒鬱的聲音了。

他是歡喜喝一點酒的。先前他從來不在家裏喝，現在則大多數日子是在家裏獨酌了。我先前也一直聽見人們誇讚他的酒量好，到這時候才知道就是這也屬於無聊的阿諛——他的酒量其實不過普通的酒量，只是喝得慢，因此也往往可以喝上兩三個鐘頭。

伴着這獨酌的中年人的往往是我我的教科書。他不允許我喝酒，因此我就喝紅茶；也吃一點下酒的小菜。那些下雪的冬天，聽着窗下有夜行人的脚步悉索索地走過去；爐火，壁燈的黃光，……我至今一想起來總覺得這是一種甜美之極的享受。

我的父親沒有受過甚麼好教育。據他自己說：僅僅是「唸」完了「大學」「中庸」和半本「孟子」之後便離鄉背井了；但是後來他也居然自修到能夠通順地講解一節「桃花源記」之類的程度。所以在那喝酒喝得高興的時候，他也偶而強要作為我的國文教師的。

然而我卻有點輕視像他這樣的教師。因為早些年我曾經被迫着唸過「之乎者也」，投合上學校裏教我國文的那位老秀才的胃口，我的作文本子便常常得到一些過份的評讚——這使

我有點可笑的自負起來了。——於是有幾次我仗着「辭源」的幫助，有意地改正了強要作爲我的教師的父親的錯誤。

「是我記錯了！哈哈！……年紀一大記性倒底不行了！……」

我相信這些時候他是真正高興的，雖然我其實是在有意輕視他。

我也知道父親雖然常常愛說「我是赤手空拳到上海來的」這句話，可是他其實卻也常常遺憾於自己之不會成爲一個「讀書人」。他只好將希望種在下一代的身上了——他於是非常希望我能夠成爲一個「讀書人」：

「爺爺在着他一定歡喜的！」對於那個老秀才的「讚語」他總是這麼說。「爺爺原是讀書人哪！他有許多書至今還藏在我們那老屋的樓上：……」

（誰知道若干年以後我果真或多或少地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成爲一個「讀書人」了；然而我却在私幸我的父親幸而不曾成爲一個「讀書人」——否則我們過去的生活恐怕就要更加糟糕了！——但也許當初我的父親成爲一個「讀書人」的話，現在的我倒反而不至於成爲這樣一個無用的「讀書人」了罷！）

就是這麼樣我們又混下去了若干年。這其間父親仍舊維持着他一小部份賸餘的事業：一家小型製茶廠供給着我們家庭的平淡的生活費。先前那些架子到這時候自然是早已「蕩然無存」了，然而這僅僅在若干節日才使我們感覺到寂寞。不大有往年的送禮的人了，也不大有

前來湊熱鬧的親友了。我們的口腹因此也常常和我們的心靈同時寂寞的。

「時勢不同了！……人家也不高興再上門了！……」

父親有時候站在小客堂裏說。說話的時候他倒往往微笑的。不大自然的微笑。

……我們過得很寂寞，可是也寂寞得溫暖——我們現在不再聽到前些年的口舌糾紛了！

……但是下坡太湯其實卻總在一步一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歸途。改行白銀政策的那一年，出口茶價突然從最高峯一直線流瀉了下來。它不但流瀉下來，而且使這個可憐的商業一度陷入近乎擱淺的狀態。

我不知道這一次茶價下跌給予我們那最後的小型製茶廠的打擊有多重，但是我從此不時看見了父親的怔怔的神態。他的怔怔的神態正如十多年前站在毀杞的祠堂的瓦礫場上時一樣。

只是怔怔着，他卻並不多說話。

他是習慣地不歡喜向我們說起他自己的經濟情形的。所以那些年來，我從來不清楚我們家每個月的開支倒底要幾多？他總是付給我所報出來的那個需要的數目——我的學費和我的零用錢——不多也不少，因為他也相信我是不要去浪費的。「管你們自己去！這家子總有我來撐。」即使說話的時候也不過這樣說。但是有一天他卻不是這樣說了，我記得那是一個暮

春的朦朧的黃昏。

他坐在陰暗的小客堂裏喝着酒。小客堂裏沒有開電燈。

「……我看，放了假，下半年你還是找點事情做罷……省一點開銷也好的，……」

我彷彿被猛然敲擊了一棍——剛剛在開始作「方帽子」的幻夢哪！——我昏頭昏腦地問道：

「爲甚麼？」

「賺錢不容易呀！真正是孩子！」他是望着他的小酒杯說。「我撐不下去了！這個家，

……

都沒有說話，我們沉默着。我不知道我在這沉默的時候想着些什麼。過了一會我聽見他問道：

「你說好不好呢？」朦朧朧的聲音。

我說好不好呢！……

「好呀！」後來我聽見我自己的回答。可是我知道我其實是快要滾下眼淚的樣子了。

「不好也不行！……」

我抽身便離開了陰暗的小客堂。然而我的陰暗的聲音老是追逐我。我不知道那一晚父親後來是怎麼樣想的，因爲我並沒有參加照例的晚餐：我很早去睡了。

我昏昏昏腦了大概一星期，我們的那家小型製茶廠也終於正式宣告清理了。

「完了！……」於是我向我自己說。那時候我正站在只有我一個人的空曠的臥室裏。但是一星期來堆積在我心頭的那些陰暗的糾結却也自然而然解開了。

那一夜我坐在小客堂裏等待父親的回來。他喝了七八分酒，說話期期艾艾地。我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能夠消磨到這麼晚？但是後來我看見他坐在那把靠背椅上「撲撲撲」地吸着水烟了。我安安靜靜開始說：

「我想我真是去找一點事情做做好，也不必等待下半年了，……儘讀書也是沒意思，……」

他只顧「撲撲撲」地吸水烟，照樣以那原來的側面的姿勢向着我。不大亮的電燈光下我發現他太陽穴邊有條一跳一跳的突起的青筋。我忽然好像這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感覺到真正衰老了——他顯得衰老而疲倦，如同黯淡的孤單單的影子！

「……我找一點事情做：一兩年積下錢來還是可以去修滿學分的，假使我要去，——」我繼續說。我相信我當時的聲音是非常平靜的聲音。

然而我看見了甚麼呢？他仍然是那原來的姿勢：架着腿，他的雙手按在白銅烟斗上。「撲撲撲」的聲音却突然不響了；在他的那件深棕色嘩嘩夾袍衣襟上，我忽然看見有一些滾動的晶亮的水粒。

「你怎麼啦？爸爸！」我向他的背脊喊。

「沒甚麼！沒有，……」

他繼續「撲撲撲」地吸水烟。我仍舊坐在他後側的椅子上。「沒甚麼！你也是赤手空拳到上海來的！」過了一會我走到他面前去：「我記得那時候你比我還要年輕罷？」

沒接我的話，他仍舊自顧自吸水煙：「撲撲撲」，「撲撲撲」，……半晌，那手才從白銅烟斗上移下來，用一種自言自語的緩緩的聲氣說：

「你要讀書是對的！——你不曾辱沒是爸爸的兒子。……不過爸爸太沒有用了！……」他抬起頭來。我去握着他的乾枯的手掌。手心裏一陣熱。我幾乎要想吻一吻他的空空洞洞的疲倦的眼睛。

於是幾個月之後，我便去一家公司裏作了一名每月賺三十二塊錢的職員了——而再是幾個月便也來了「八一三」的暴風雨。

這以後的幾年的歲月大概是每一個薪水階級的讀者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炮聲漸漸地遠去，炮聲從廣大的土地泛濺到更廣大的土地，然而我們都被遺棄在這一個當時稱爲「孤島」的小天地裏面。我們以卑微的眼淚抒寫了自由的想望。我們幸而在原來的地方找到不會毀滅的老家，勉勉強強苟活下來了，但是我們也立刻發現連向來的那一份卑微的安定，都已經被炮聲打得粉粉碎碎了！

現在我的父親也終於不得不重新去到一個他從前僱用過的夥計那裏作爲他們的夥計了。他接受一份苛刻的職位正和我所得到的那一份相同。現在我們都變成固定地出賣一部份生命的「薪水階級」了；我們必須以可憐的薪水來和奔馳的物價相賽跑。

然而我們追逐着那一份卑微的安定却永遠如同追逐我們自己的影子！

「生活太高了呀——咳！這樣的日子！……」

疲倦的，早已爲生活戰敗了的老人便常常嘆息着。但是「這樣的日子」裏也有許多人發財了；那些開廠設店的，那些投機囤積的，那些殺人喝血的！……

有一天，我伴着父親去找他一個朋友，重新走進了那家我們在破產後出盤的小型製茶廠——它被盤給它從前的經理，已經變成一家大廠了。——我看着父親坐在他親自佈置過的經理室裏面，和那個他一手提拔的驕慢的冷淡的主人吞吞吐吐作寒暄。他的目的不過是籌措一筆數目可憐的款子。忽然之間我感覺從未有過的淒涼起來了。我忍不住在那冷淡的寒暄中站立起來說：

「我們另外去想法子罷，既然是『頭寸緊』，……」

於是我們茫然地回來。我們仍然無法可想。後來我終於把父親給我作爲二十歲紀念的那金掛錶跟練子給賣了。

「他們都發達了，都發達了！……要是從前是這個樣子的市面呀！……」

父親漸漸變得嘮叨了，更加疲倦了；他彷彿連憤慨也不大有，只有那些如夢的回憶了。我也不再聽見「我是赤手空拳到上海來的」那句話。

同時他又彷彿變得可笑地吝嗇的樣子；不捨得喝酒，不捨得抽煙，甚至也往往不捨得化電車錢。

「省一點罷！」常常說：「人老了！不值錢了！」

然而我們追逐着奔馳的物價，我們的生活過得一天比一天艱難，大家幾乎不大會想到他——或者更準確一點是來不及想到他——以及給予他一點我們所能夠給予的感情的溫暖了。我只有在打開煙盒的時候，看見父親站在我面前，這才會想到給他燃上一支煙。一點最小的溫暖。

「不知怎麼樣，我近來不大歡喜抽煙了！」

他接過去總是這樣說，可是他其實是貪婪地呼着那支煙。往往必須這樣我第二天才會想到給他帶一盒「紅錫包」或者一瓶「綠荳燒」回來。

三十二年的春天他患了一次「腦溢血」，正當我離開上海去不遠的一個小城中謀食的第一三天。一個電報追我回來，我便丟棄了那個新得的職業。二十天以後他也居然從最險的險境中逐漸痊復過來了。

醫生說他的後腦爆裂了好幾根微血管，這樣的病人居然痊復過來是非常少見的。

「是老天要我多活幾年的，」聽過我們告訴了他醫生的說話之後說。「這個家還得我來撐一撐呢！你們倒底還是年輕的小孩子喲！」

他是高高興興的，自信他還有贖餘的精力可以「撐一撐」。但其實他已經不行了——他從此便加深了那一種怔怔的病態，一直到他吐出最後一口氣。

我的父親死在三十三年的十月。葬送他的病還是那個「腦溢血」。

我現在再要在這裏追想他死前那個怔怔的時期，彷彿又是沒有什麼可記的。那幾個月他常是整天整天不開口，似乎沒甚麼可說又似乎甚麼都已說完了——現在想起來這倒實在近於一種可怕的靜默。——他幾乎可以說僅僅生存在他的那把靠背椅和他的臥床之間不及兩方丈的圈子裏。他就是這樣的圈子裏起坐和偃臥，吐完他的最末的呼吸。

然而除了怔怔以外他好像沒有別的顯著的病態了。他仍舊是和我們一樣地嚼着粗糙的「戶口米」……

說起這一段日子實在是那幾年中我的最最困窘的時期。失業得窮途末路以後，我只好去走那一條無用的書生們最後的生路，就是硬擠一些字出來驅驅稿費了。因為我們居住的狹室在夏秋之間的白天永遠熱得像蒸籠，所以我便把這「硬擠」的勞作挪移到午夜。父親的臥床和我的書桌隔一垛板壁，相去却不過三尺遠；因此我們是誰都可以清清楚楚聽到隔壁的一切響動的。

我不知道應該說是我擾亂了他還是他擾亂了我，總之這樣的環境在那時候是使我們誰都頗不舒服的。父親的枕頭邊他放着一個小掛錶，彷彿不時在看着分秒的時刻——大概到午夜一點鐘以後，他便要在隔室喃喃自語了——這往往就是我寫在前面的那一句：

「……可以睡覺了！……咳！你知道是甚麼時候了！……」

我只是隨口答應着。但是一天一天地，終於也煩厭起來了。有一天我在他喃喃的時候，故意熄了燈，作為睡覺的模樣；却一個人去坐在黑暗的天井裏。星光滿天，那一晚是正像今天這樣的秋夜。我忽然想起了「坐看牽牛織女星」——一個古詩人的傳誦的句子。

我坐到聽不見人聲這才重新再回屋裏來。我輕輕扭亮了電燈——然而——

「咳！……」

我聽到了一種悠長的嘆息的聲音。隔着一層板壁我問道：

「你沒有睡着嗎？爸爸！」

我沒有聽到他的回答。我以為他已經睡着了。於是我開始繼續我的「硬擠」的工作。但是大概十分鐘以後他却走過這邊來。

「總是睡不着！……咳！總是睡不着！……」

他是站我的書桌面前說。望着我寫字，手裏却去玩弄着我的一支黑色板煙斗。他拈起一撮煙絲來，消遣似地一點一點裝滿了煙斗，於是便想去劃火柴——我趕緊放下筆來阻止道：

「你要抽還是抽紙煙罷——這板煙太兇了。」

我這樣說是爲了醫生規定他必須戒絕一切刺激的嗜好。他雖然點點頭，可是仍舊想去劃火柴。於是我爲他點燃了一支紙煙，繼續去寫字。他貪婪地呼了幾口之後說：

「不要再寫了，你陪我坐一會！」

我放下筆，坐着；可是我們都覺得沒有話。「你還是去睡罷，養養精神。」我這樣說。可是他仍舊是搖頭。

「睡不着，——我有點慌，」他說道：「你陪我再坐坐！」

我繼續坐在他對面。可是我們仍舊覺得沒有話。……過了好久好久我才聽見他喃喃自語道：「五十九！……五十九！……五十九！……」

他那年是五十九歲，正是一個爲世人迷信的不詳的數字。然而我却一時不會聽懂這意思。

「你說些甚麼呀？」我問道。

「我有點想着我們的老屋了，……我想在那宅屋子裏再住這麼幾天！……」

「等路上好走一點再看罷！……回家多住住，也強似在這裏一天天活受罪！」

我看得出父親的怔怔的眼睛裏有一點潮濕，但是我知道他却是高興的。

我陪着他一直坐到快要天亮才睡覺，我們所說的似乎也不過這麼幾句話。然而在他死前

的那怔怔的幾個月，這一夜實在還是我和他說話最多的一夜。此後一直到他死的四五天之中，我想我和我的談話大概一共不會超過十句罷？

他的死是猝然的，猝然得也許連他自己也來不及抓住末日的預感。家裏的人誰都沒有想到他會這麼樣地死，因為他在死前幾小時還和我們同進最後一頓照例的晚餐。

「……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只道在打鼾，誰知道就這麼樣去了！……」母親如此說。

然而當那「呼嚕呼嚕」的時候我却並不在家裏，這使我想起來常常有一種無法描寫的情感。那一夜我晚飯之後去一個朋友那裏撩閑天，後來和許多人圍在一起玩紙牌。那時期我其實沒有好心情，然而這一種無聊的但是刺激的遊戲對於一個頹唐漢却彷彿更有吸引力。我們玩到戒嚴之前半點鐘，忽然下起傾盆雨來了；因為這緣故我直到第二天才回家的。

但是後來據母親告訴我，在那「呼嚕呼嚕」之前三小時，父親起來小便曾經問起過「回來沒回來？」——而那回答道：「已經睡着了！」

他是不是知道那時候我並不在隔壁房間裏面睡着呢？

我想：假使我終於免不了要有真正忘却這曾經撫愛過我二十五年的老人的一天，那麼就讓我留下這麼一點永恆的懺悔來提醒我也好罷！

有時候能夠流眼淚也往往是一種甜美的幸福！我覺得。

將近兩年以後的一個星光滿天的秋夜裏我重新這麼回想了起來，就坐在將近兩年以前的那個原來的斗室裏。我被自己的故事牽引起一種奇奇怪怪的感情，覺得那些事無可稽考的遙遠却又新鮮接近如昨日。我忽然希望我能夠流一點眼淚，我又忽然要想寫下一些字；但是結果甚麼也不能做。直到再是三天以後的晚上我才開始記完了上面那些字，作為清償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對於父親的債務。

再是二十五天以後就是父親的二週年，我願意以這篇東西告訴他，當他和末日作最後掙扎的時候我並不在隔壁房間裏，我正在作一些荒唐的遊戲，假使他是曾經相信過那句「已經睡着了」的話。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失樂園的故事

朋友從一個遙遠的北方古城中來信，說起西山的楓林已經紅豔如血了，問在上海看不看見過一片寂寞的紅葉呢？——他自然也知道我們這兒的情形，鴿籠似的小圈子內是不會留下一寸給紅葉托根的泥土的，所以他的信裏又附了一片枯萎的楓葉。那葉子背面他用墨筆寫着字，工整的蠅頭小楷：「給失樂園中的孤獨者作一個伴兒罷。」

凡是相熟的朋友，前幾年大抵總在我的雜亂的書桌上，看到過那冊綠皮面的「失樂園」罷——一冊彷彿和那個故事一樣蒼老的書籍。他們對於書中夾着的一片枯萎的楓葉，也彷彿有着比對它的主人更濃郁的興趣的。因為枯葉和詩集彷彿永遠貫穿着一個迷人的故事那樣子。於是在薄暮的燈光下，當幾個年青人從特洛亞的海倫談到了羅密歐和朱麗葉，打發走像這樣一個陰鬱無聊的下午後，時常有人從窗前那把古舊的圈手椅上站起來，帶着央求似的幻想的聲音說：

「給我們說一點這紅葉的故事好不好？」或者是：「幾時給我們介紹這一位紅葉的故事的女主角呢？」

我始終回答他們以似乎是祕密的微笑。我沉默着。於是聰明的讀者該可以想像得到的。那些帶着輕微失望的年青人走開去了——和他們的幻想一同走開去。而他們以燦爛的幻想所裝飾的那些完全不同的迷人的故事，却如同向四面八方飛開去的陽光之下的金色鴿。漸漸遠方的朋友也有特地寫了信來的，說要轉給這紅葉的故事的女主角以青春的祝福。

我非常抱歉不會早點兒聲明，我是永遠無法給他們介紹這一位紅葉的故事的女主角的。因為我自己也從來不會見過這一位女主角。雖然她也許就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我們每天都可以見到她，而且她也早已有了一份令人羨慕的生活了。

自然是戀愛故事——枯葉和詩集彷彿永遠貫穿着這一類故事——然而我們的故事是平凡的。

我想不必再在這裏介紹我們男主角的姓名了。他生前一向就是靦腆的，雖然你們現在不會再看到他那怯怯的紅臉，不過他假使能夠說話，我相信他也一定不願意讓他的姓名給許多人所傳說着的。總之他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長得並不漂亮可也並不難看的大學一年生，正像你們每天可以碰到的大學生一樣。他的父親是兼着四五個虛銜的有點地位的銀行家，在一九三六年代有一輛小「奧斯丁」的階級。這樣的家庭讀者們或者也時常去拜訪罷——蒙着布套的沙發，陰沉沉的紅木傢具；客廳上擺的是一些不大調和的「骨董」——到冬天便加上幾盆

臘梅花，一座伸舐着紅舌的火爐。……此外便是揩拭得很光潔的玻璃窗和陰暗的扶梯了。那女主人或者還每天在客廳中點綴着一桌「麻將」，一直有骨牌的嘩嘩的笑聲，從那黑漆大門之內奔流出去的。

他們的孩子自然大都是都市病的蒼白臉，在能夠行走以前脫離不了奶娘和一輛精巧的睡車的。能夠行走了，則關在玻璃窗內給看看狹窄的天空，吃細巧的零食，學習大人們的上流的禮節。他們的玩伴是很少的；到了上學年齡，就用汽車送到一所教會學校裏去了。……

我們的男主角便是在這樣的暖房裏面生長起來的。一株纖細的龍舌蘭。年青人的曠野的鋒棱他早已沒有了——爲那繁苛的上流禮節所磨平了。他現在雖然進了大學，還是習慣地在人前顯得畏於說話，有一種靦腆的姑娘腔。但讀者們可千萬別爲了那些紈袴子的大學生，對我們的男主角也發生了誤會。他有一個可以做紈袴子的家庭，他可是一個咬住教科書不放的年青人。雖然現在說起這樣一個大學生似乎有點可笑的，他也許連舞場的燈光是甚麼顏色都不大清楚罷。他只是懷着一個「光大門楣」的幻想——如何取得每一個學分，如何出國去取得一個更高的學位，如何回國來在一個優裕的清閑的職位上消磨盡他的平凡的令人羨慕的一生。便是這樣一些也不算十分高大的幻想鼓舞着他，每天由一輛黑色的小奧斯丁送到學校來，在圖書館裏啃嚼着一本本厚厚的參考書，到暮色蒼茫又被那汽車重新帶回家去了。

他在學校裏的朋友也是很少的，正如他被關在玻璃窗內看狹窄天空的那些日子一樣。不

但是女同學，就是男同學和他接近的也非常少。這非常少的和他接近的男同學之間，我却是一個，現在想起來也有點奇怪的。那抓住我的是他那滯緩而誠摯的發音嗎？是他的時常寫的那些小詩嗎？……也許都有一點，也許完全不是的。

他的小詩是當時流行的「啊呀呀」派——有時他竭力摹仿徐志摩——我其實一點也不喜歡的。可是仍舊免不了偶而也要讚美他兩聲，那是一種「勢成騎虎」的讚美。這麼樣他便要將那首詩寫到你的紀念冊上了——他是用一筆不苟的工楷寫。

「你覺得還不壞嗎？」

寫完了總是這麼一句話，以及孩子氣的真摯的笑容。它們感動我千萬倍於那些抒情的小詩。我漸漸有一點後悔我的殘酷的打趣了。現在想起來他的真正可以讚美的天才，似乎還是唸「失樂園」的某幾節詩的聲調罷。他好像非常喜歡那本書，常常朗誦的。雖然他也許並不完全唸得懂，正如除了那個詩人以外的我們，也不見得完全唸得懂一樣。

他就是這樣一個靦腆的大孩子——一九三六年代的賈寶玉——假使命運允許他打發走他那平凡的令人羨慕的一生，如他所希望，倒可算最幸福的生命罷。可是他偏偏要將靈魂的苦汁注射到一顆最脆弱的心中——以他自己的手所注射的苦汁，殘酷地磨折他自己——於是我們便碰到這一個平凡的戀愛故事，而他也平凡地和那故事一同結束了。

也是這樣一個深秋的傍晚，我和我的同學散步在一條荒涼的小徑中。校園後面的一條小徑。我們望得見遠遠有幾棵疏朗朗的楓樹，正塗抹上最濃豔的脂粉。而我們走的這一條小徑呢，我也覺得沒有比「荒涼」更好的形容詞了。它荒涼得甚至使癡愛荒涼的情侶也不喜歡，永遠躺在寂寞的古舊的回憶中。然而它對於一個幻想的獵人却是適合的。從陰鬱的圖書館出來，我們總喜歡在這裏打發走一兩個晚飯之前的無聊的鐘點。

現在我們照例的散步着。

夕陽在對面樹叢背後探出一個醉漢的臉龐，又漸漸沉下去了。禮拜堂尖頂上現在閃爍着一個金色十字架，如同一隻神祕的招展的手掌；而在不遠的足球場上，我們又聽到有一串青春的縱笑，它們撲簌簌地飛如同一羣夕陽之下的金色鴿。……

在我旁邊的我的同學却沉默着。一種例外的沉默。今天他好像沒有說話也沒有唸他的小詩的興緻。走到某一個終點我們回轉身來了。他也忽然抬起頭，訥訥地說道：

「你覺得淺灰色衣服最好配甚麼顏色的領帶？」

我接受了一份不小的驚奇——我忘記告訴讀者，我的同學雖然生長在一個優裕的家庭，他可是和現在的一般大學生兩樣，一向並不注意修飾的。我這是第一次聽到他在考慮自己的服裝。我好奇地凝視他的面孔。他轉過臉，一個人向前面走去了。我看得出他又有一種靦腆的少女的紅暈。

「紅色的！」我的笑聲追上了他。「那是愛情的顏色！……」
第二天人們便在他的淺灰色花呢新裝的胸前，看到一條飄拂的紅領帶了。……他還是那樣靦腆，那樣沉默。不過他課餘的空暇似乎少起來。我現在很難再找到一個散步的同伴，在那條荒涼的小徑中。

一星期以後我們的同學中傳說着一個新的戀愛故事，關於這一位靦腆的同學的。這些故事們往往都味如嚼蠟，祇有年青的大學生才永遠不厭煩。不過這一回也有比較新奇的笑料了——說是有一次他們去逛公園，在理合「喁喁情話」的當兒，我們的男主角忽然奔來奔去尋找一冊失落的筆記本；又有一次他被帶着第一次上舞場，却在爵士音樂中背誦他的「失樂園」來了，……

這些笑料不知是不是事實，也許僅僅是年青的大學生的創作罷；不過無論如何它總是增加了講述者和靜聽者的興趣的。人們時常包圍着那個靦腆的大孩子——將一些殘酷的胡鬧的盤詰擲向那紅暈的臉龐，然後鬨笑起來了。

「寶二爺！這兩天陪你的林妹妹去逛過公園嗎？」

「寶哥哥！唸一節「失樂園」給大家聽聽！」

從那些傳說中，我探得了我們的女主角是附近另一家大學裏的豔名遠播的「皇后」。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們是在一個甚麼機會中認識的，更不知道是甚麼力量會促成這一個不

可信的悲劇的開始——也許是我們那大孩子不尋常的靦腆，引起了那個女郎的好奇罷？也許是那謎一般的女郎，故意要開一次殘酷的玩笑罷？……

我當時暗暗爲我們的大孩子祝福——但也暗暗爲他擔心！

學期考試之前半個月，我們的大孩子無緣無故請了三天假。第四天傍晚我在那條荒涼的小徑中，又找到一個散步的同伴了。好久不曾找到的從前的同伴。

現在我們還是照例的散步着。……

「你有點相信朱麗葉的故事嗎？」

我們的大孩子忽然抬起頭來說。這次不再是靦腆的紅暈，却是飄渺的輓歌一般聲調了。我看到的那臉頰似乎也瘦削了一點；爲一種祕密的痛苦所扭曲，它正在痙攣着。那眼睛是濕潤潤地。我忘記我說了些甚麼，也許甚麼都來不及說，因爲那受傷的大孩子已經一把握緊我的胳膊，放聲喊了起來：

「她不理我了！不理我了！……你知道，甚麼理由也沒有，不理我了！……」

好容易我把他拉進學校來；又過了好一會，才把他挾上回家的汽車。他仍舊沒有和我說起那平凡的戀愛故事。不過從此他又寫起小詩來了，比從前寫得更勤；那些小詩他也不再用來在人前朗誦，只是把它封入一個個精緻的小信封，幾乎每天一次，親自跑到校外去投入那

個郵筒裏。

他所期待的回音似乎始終沒有來——也許是有的，我們沒有知道。不過有時候他手裏執着一個退回的精緻信封，許多年青人便找到殘酷的消遣的機會了。

「情書嗎？……林妹妹沒有哭，怎麼寶哥哥倒流下眼淚來了！……」

其實他並沒有流下眼淚，也並不憤怒。他只是怯怯地呆立着。他是一株受傷的龍舌蘭——受傷的龍舌蘭是連眼淚和憤怒也缺少的。

接着大家便忙起學期考試，誰也不肯再分一點精神去注意這個受傷的大孩子了；直到考試結束，人們喘過一口氣，這才有人重新提起那個早已失去興趣的戀愛故事，同時也想到我們的大孩子已經請了一星期病假。

我找到他是在一家很有名的醫院的病床上，傷寒菌正在他皮膚內燃燒起可怕的高熱，醫生禁止我們多說話，可是他的神智還是清楚的。他交給我一個紙包，要我一定在當天用掛號爲他寄出去。我收下了那個紙色；雖然我一看那收件人的姓名，便想到它十九是會碰到那些精緻的信封同樣命運的。

「那末明天再來看你！我這就給你寄出去罷！」

第二天我再到醫院時，他已經被移送「太平間」去了。而在送了殯回來，使我覺得更加遺憾的是：對於我們那大孩子的最後一個囑托，我依舊沒法給他辦妥貼。那個紙包果然由郵

局退回學校裏來了，如我所猜測的那樣。

紙包裏就是那一本綠皮面的「失樂園」和一片枯萎的楓葉。

紅葉和詩集貫穿着的便是這樣一個平凡的不完全的故事。讀者們大概不會滿意的：「太平凡了！」——真的太平凡了。然而作者的拙劣的筆尖實在也無法把他描繪得更有趣一點，因為真實的故事本來也就是這麼平凡的。雖然我現在也有點遺憾於我們的大孩子不會留下一封纏綿悱惻的絕命書來了。……

三十二年十月

魔經

「怎麼還不來呢？」

巨人普洛米修士咕噥一聲，打着哈欠，雙臂向天空揮畫大半個圓弧，從岩石上坐了起來了。無光的天同於無光的岩石，沒有個窮盡。一片無光的空白爬出去——開始的也是結束的顏色。

冰雪的高加索山頂只有冰雪的季節，冰雪的季節裏只有最原始的時辰：黑的和白的。在黑和白的時辰間，緩緩移動着黑白相間的長短針，似兩根玩弄命運的手指的，是奧靈比亞的餓鷹的翅膀。不時有鐵的翅膀鼓揚起鐵色的風雷，那就是高加索山的時辰鐘在敲響起來了。

可是現在冰雪的高加索山可沒有時辰——巨人普洛米修士所等待的。

普洛米修士不得不等待，因為他有不死的生命，雖然那是痛苦的生命。然而普洛米修士所等待的難道僅僅是餓鷹的鋼抓嗎？能夠告訴你以那祕密的，恐怕祇有他座下的岩石了。他的真正的等待，不死的生命的大祕密，他祇告訴了那血漬的岩石——血漬的他自己。

「我總得看一眼，……我總得看一眼，……」

然而那是甚麼東西呢？一件失去了久遠的東西，一件被施捨掉的東西，一件奧靈比亞聖殿失竊的東西，……

火！你的猜測沒有錯，那是火。千萬年前的人間的暴風雨，現在可就要變成奧靈比亞的暴風雨了！

普洛米修士的大秘密也就是奧靈比亞的大秘密，一切神話書所沒敢告訴的。……

然而普洛米修士究竟也衰老起來了——他究竟已等待了千萬年，雖然他有不死的生命。你知道伴同老年人的常常是甚麼嗎？那是一些少年的記憶，閃耀的，常青樹的顏色的。它們永遠說着雷同的故事，可是永遠不會被煩厭。

現在普洛米修士就往回奔了千萬年，追上那些消逝的日子了。他站在奧靈比亞聖殿的丹墀上。靜悄悄的穹形門，不滅的火炬燃燒着，燃燒在穹形門裏邊。不滅的火炬有着銀藍色光燄，豎立在凝凍的空氣中，有如出鞘的銀藍色之劍。奧靈比亞的最後的權威！

那最偉大的秘密普洛米修士也是知道的。奧靈比亞的神其實並不比他們所奴役的人類強。他們也是軟弱的靈魂，除了那些輝煌的架子外。不過他們掌有這一柄銀藍色之劍，對於赤手空拳的人類，可就是無敵的武器了。很久很久以前，他就藏有這樣一種叛逆的思想：爲甚麼他不能夠分一些這樣的劍，給那些可憐的動物呢？那些一直躲在黑樹林中的可憐的動

物。他們也應該有自由的——普洛米修士覺得——有生命的就應該有自由，正如他自己一樣，正如奧靈比亞的神一樣。……

靜悄悄的聖殿。靜悄悄的穹形門。靜悄悄的凝凍的空氣。現在普洛米修士就向他一步一步走近去了。向他自己的叛逆思想走近去。……現在他離開那銀藍色光燄不過一臂之遙了！他只消一伸手——簡單的一伸手——可是多少人期待着這一個簡單的手勢呵！……

銀藍色光燄忽而跳了一跳，伸出兩三寸長的挪揄的舌頭來。一片銀藍色的暗影裏，普洛米修士看見了最毒的毒刑的幻象：奧靈比亞的餓鷹鼓搦起鐵色的翅膀。他忽然抖了起來了。他執着的金蘆管也抖了起來。抖出一身汗，冷冷的。可是他自己助了他自己一臂之力。他猛然一伸手，那金蘆管已蘸着銀藍色的光燄了。……

「我給你帶來了，人間的第一個火種，……」

普洛米修士說，在一個最黑的山谷裏。他面前站着一個有着發亮的眼睛的年青人。他們都抖慄着。爲那激動的大歡喜而抖慄。普洛米修士現在晃一晃他的金蘆管。人間的第一個火種就燃燒在人間最後一個暗夜裏。真正的暗夜。

「我給你這一個火種，神們是不允許的，」普洛米修士把火種遞到那年青人手裏。「不過這些你不要管，因爲你們有應該得到它的權利。……我要你記住的只是一句話：我竊盜這

一個火種給你只是爲了愛，而我的愛是給整個人類的。現在你向你自己宣誓罷！你是拿去好好的用，而且分給你的同類，在人間種植起來的，……」

那個年青人默默跪下去吻山谷的泥土。普洛米修士所踏過的泥土。他流着淚。他因爲感激而說不出一句感激的話。

「我一定拿去好好的用，而且分給我的同類，在人間種植起來，……」

普洛米修士忽然覺得有一縷麻癢癢的施捨的溫暖，從腳底蜿蜒爬行到全身，化作一粒粒眼淚而滴下來了。

「走罷！奧靈比亞的使者恐怕要追來了！……躲到最黑的森林中去罷！……」

流着眼淚的年青人再一次跪下去吻山谷的泥土，默默地，於是他一步一步走向最黑的森林中去了，帶着他的第一個火種，第一個希望。普洛米修士忽然對那背影又下了淚。大歡喜的淚。他在淚光中陰陰地一笑，自己向自己說：

「就要來了，……奧靈比亞的暴風雨！」

奧靈比亞的暴風雨是終於要來的，他知道。因爲要來的必然要來。然而先來的却是他自己的受難的歲月，他也想得到的。

巨人普洛米修士終於受到責罰了。最嚴酷的責罰，如一切神話書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他被送到冰雪的高加索山頂上來了；奧靈比亞的餓鷹按時來抓裂他的胸膛，啄食他的生生不息

的五臟，一直到永遠——

可是神話書上是錯的——它們沒敢說——宇宙間沒有一直到永遠的事情，而要來的也終於要來的！

現在普洛米修士仍舊坐在那一塊岩石上，咕噥着一句同樣的說話，不知若干遍了。冰雪的高加索山頂還是失去了時辰。他現在交叉起雙臂，抱着他的赤裸的胸膛。衰弱的，新近長合的胸膛，他好像又在那裏思索起來了。他想的是些甚麼呢？永遠沒有誰能夠知道了。因為一種隱隱的輕雷打斷了他的思想，他現在又閉上眼睛了。

可是怎麼啦？他聽到的輕雷隱隱流動在地底——不是奧靈比亞的餓鷹嗎？他又睜開了眼睛，側耳去壓在血漬的岩石上：一種久鬱的咆哮確實是滾動在地底，它們滾動着，掙扎着，摧枯拉朽地奔跑過來了。……遠處和近處現在都冒出一一些淡淡的烟霧，越來越濃，冰雪的高加索山漸漸也起了第一次戰慄。無助的，末日的戰慄。它們戰慄着，戰慄着，終於叫喊出這樣的聲音——

……Bon……Bon……

簇擁在彩色煙霧中，冰天雪地的神的禁獄裏，飛起來第一根叛逆的火柱，如同一面復仇的血色旗，招展在失去時辰的天空。血色旗鑲刻着黑滾邊。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

（終於來了！巨人普洛米修士所等待的。）

普洛米修士忽然發了呆，不知怎麼向那失去千萬年的光燄流出了眼淚；可是他又猛然站了起來——一種瘋狂的不死的歡呼奔向火燄去——

「萬歲！……奧靈比亞的暴風雨！」

他向前奔跑了兩步，一隻冷的手掌伸過來，扼住他的頭頸。奧靈比亞的不碎的鎖練扼住他。他反身捉住那鎖練，用着瘋狂的新生的大力。他向那不碎的鎖練狠鬪起來了。

Bon……Bon……Bon……Bon……

高加索山的雪風呼哨出恐怖的嘶喊。恐怖的黑旋風和復仇的血劍糾纏在一起，分不清是誰是誰了。火柱可只是冒出來，一條接連一條，不久便匯合成一條最大的火柱，衝破重圍，腳接冰雪的天和冰雪的地，舉起凍僵的峯巒的屍骸，四面八方拋出去，……不融的高加索山的冰雪也開始融解了，普洛米修士現在聽到一種汨汨的自由歡呼。……

一些火星飛上普洛米修士的頭髮，熊熊燃燒起來了。——他將葬身在這熊熊的火燄中，如他常常所幻想的那樣嗎？……他猛然兩臂向左右一用力。他手裏高高舉起奧靈比亞的不碎的鎖練——扯斷了的，鎖練的尾巴。

「萬歲！……奧靈比亞的暴風雨！」

普洛米修士向天空揮舞大半截鎖練，好像揮舞一柄神奇的指揮刀——那指揮刀指揮着——

隊火燄輕騎兵；千萬柄復仇的血劍都抽出來，風一般向一個方向捲過去，向奧靈比亞聖殿捲過去！……

（要來的終於來了！神話書所不敢告訴的。）

三十二年十一月

82
777727

中華民國36年5月初版

— 書 名 —

日新文藝
叢書之一
如 夢 令

— 售 價 —

— 著 者 —

關 山 月

— 發 行 者 —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 上海經銷處 —

-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 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 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
- 北京西路614號 宏文書局
- 中正北二路87號 新姓書店
- 福州路320號 大眾書局
- 河南路179號 百新書店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